

# 俠女十三妹



# 侠女十二妹

原著

文康

改编

笃初等

绘画

戴友生

武凯军等



晨光出版社

## 内容简介

本书是根据清代文康所著长篇评话《儿女英雄传》改编的绘画本。

故事讲述的是清代康熙盛世时期，清官安水心为贪官陷害，其子安骥筹银前往解救，途中被凶僧拘禁于能仁寺中。为报父仇而化名十三妹的侠女何玉凤遇此不平，仗剑相助，救出了安骥和张金凤一家，撮合了二人婚姻离去。后安水心弃官带全家寻找恩人十三妹，并将她接至京城同住，共理家事。而安骥终于金榜题名，成为一代清官。



(何五凤)

织女十三妹

安太太



安老爷



安公子



张金凤



张金凤之母



张金凤之父

邓九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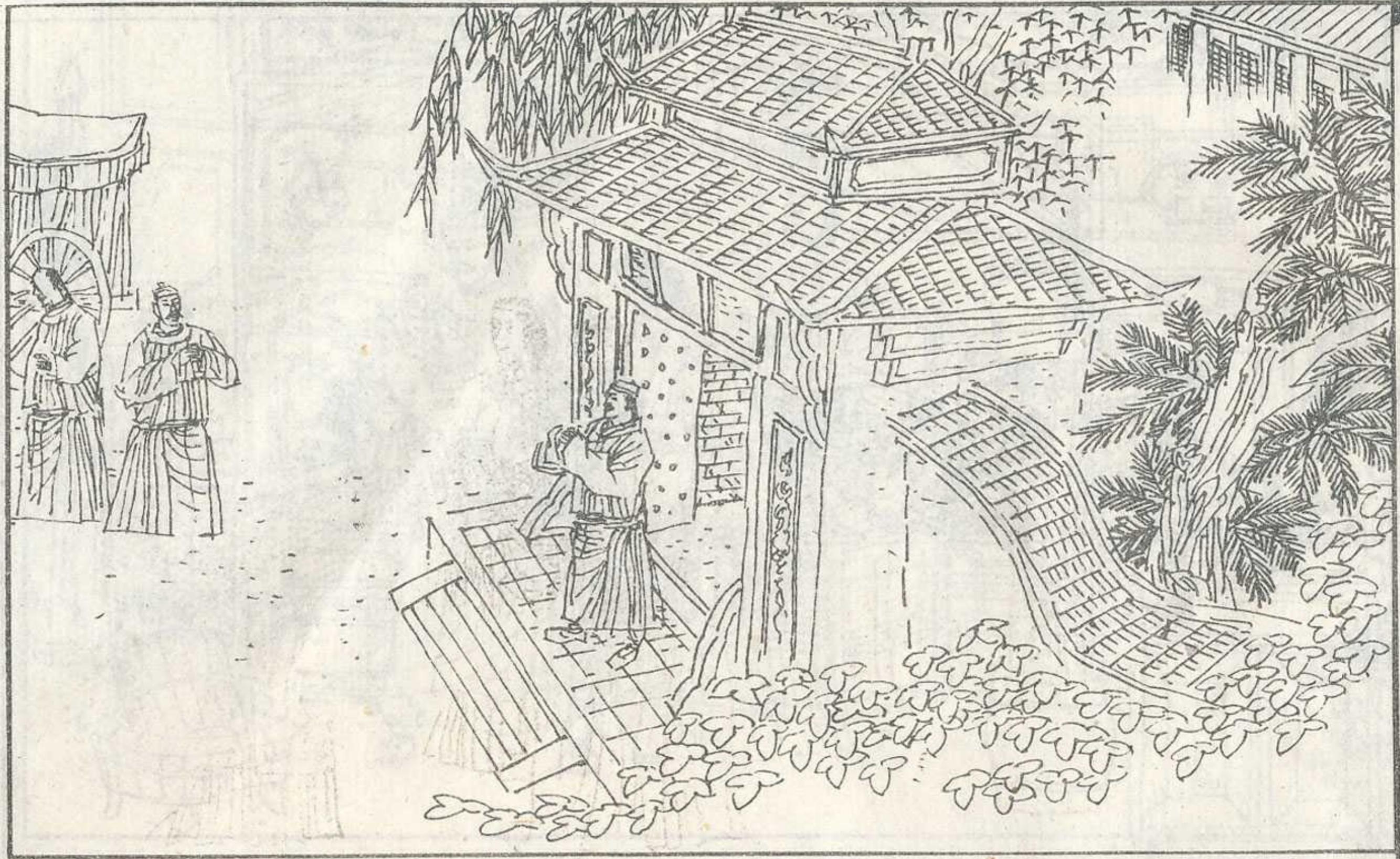


河合



河合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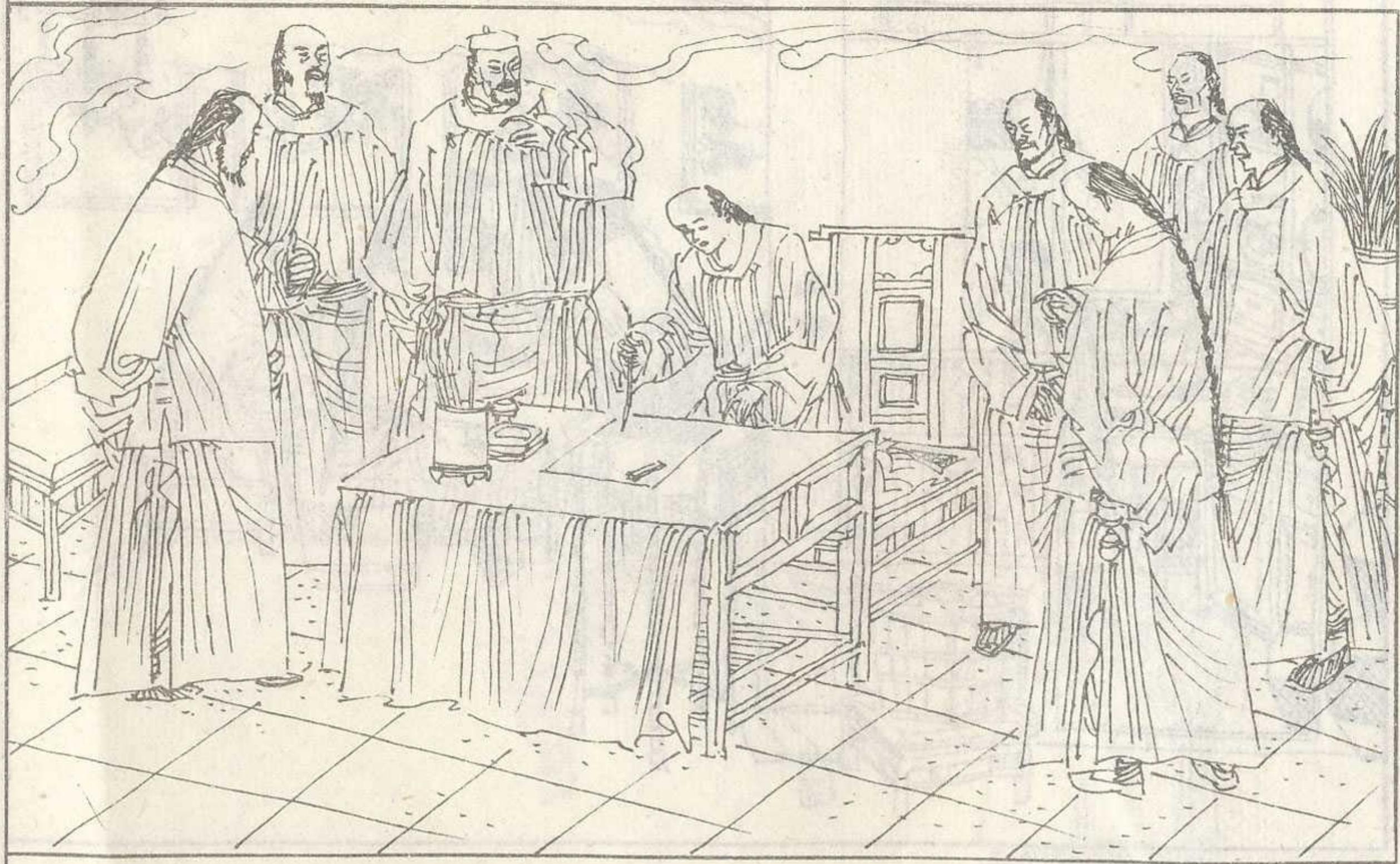
1. 清朝康熙末年，京城里住着一位安老爷。安老爷名学海。



2. 安家祖上有战功，封了个官职。到安老爷身上，世袭完结，便靠着读书上进。虽然安学海见识广博，学问超群，但时运不济，到了四十开外，仍未中了状元。



3. 安老爷的妻子佟氏，贤慧端庄，是一位贤内助，可生了几个孩子都未成活，直到安老爷三十开外，才得了一位公子。全家人视为掌上明珠。



4. 公子乳名叫玉格，单名一个骥字。从小聪明伶俐，五岁认字，十三岁作文，十五岁参加院考便中了本旗批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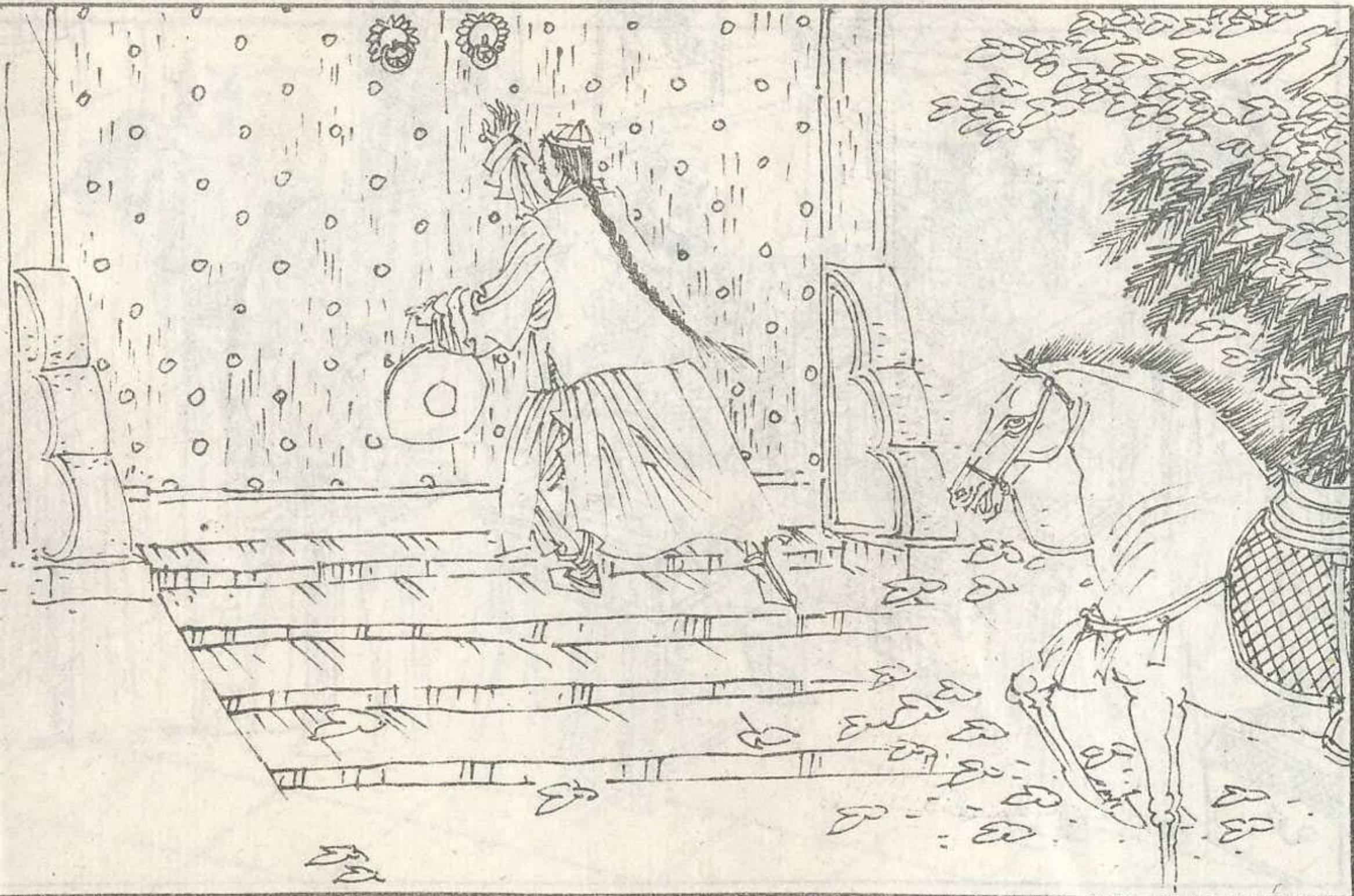
5. 安家家教甚严，无故不让公子出门。这安公子一天天长大，出落得眉清目秀，温文儒雅，学问也日见长进。



6. 眼看过年又是会试大比。新年刚过，安太太就忙着收拾安老爷往年赴考的行李。安老爷却说：“考了三十来年，头发也考白了，还考个什么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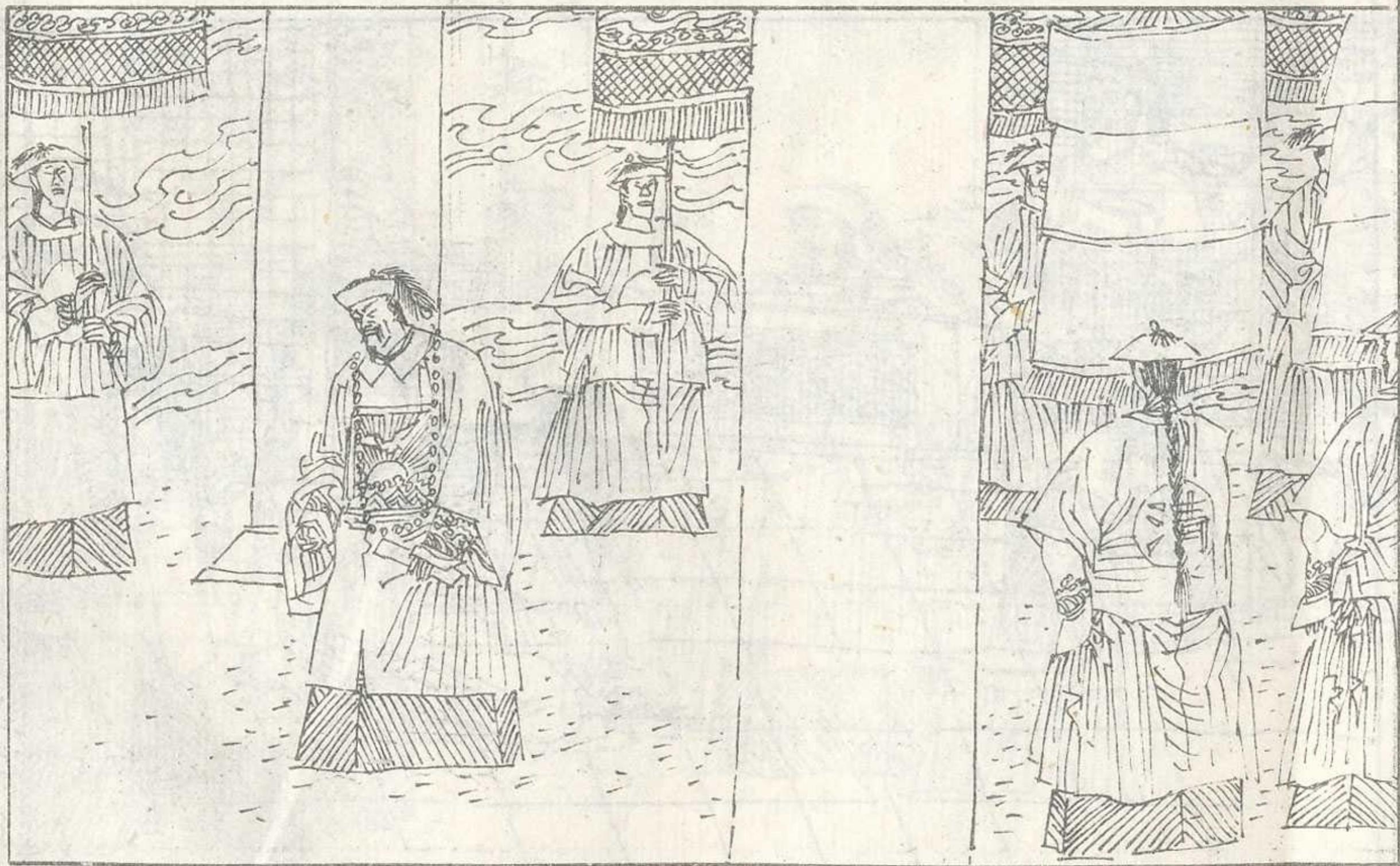
7. 安太太和安公子都竭力劝老爷再考一年，安老爷听了，点头道：“罢罢，老爷今年再走一趟就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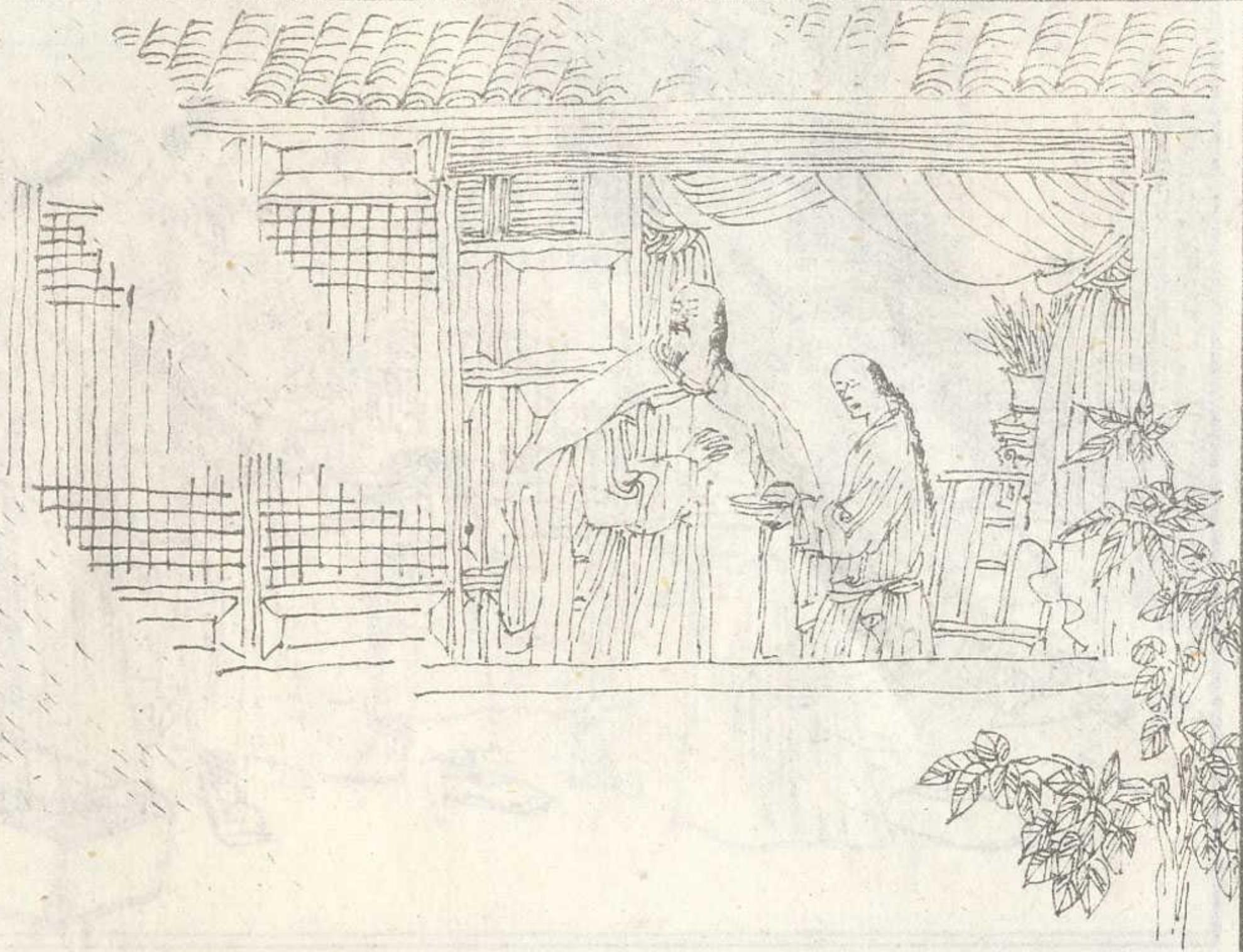
8. 三月考过，转眼就是四月，眼见就是放榜的日子。这天安家关了房门正要睡觉，忽听报喜的将大门打得山响：“喜报！安老爷中了第三名进士！”



9. 安家喜从天降，自然高兴成一团。安老爷想起自己半生辛苦，如今才了心愿，不禁落了几滴老泪。



10. 殿试时，又中了三甲，被圣上点了个“榜下知县”，即派到地方上去当县官。而这恰恰是安老爷最怕的：不凭良心当官心里过不去，凭良心当官却世路行不通！



11. 心中这一番烦恼忧思，加上几天的辛苦劳累，安老爷便得了个外感内伤的病，直到秋尽冬初才得病退身安。



12. 这一年正遇着南河高家堰一带黄河决口，皇上便将安老爷派了“河工知县”，即命他去高家堰上任，即日就得起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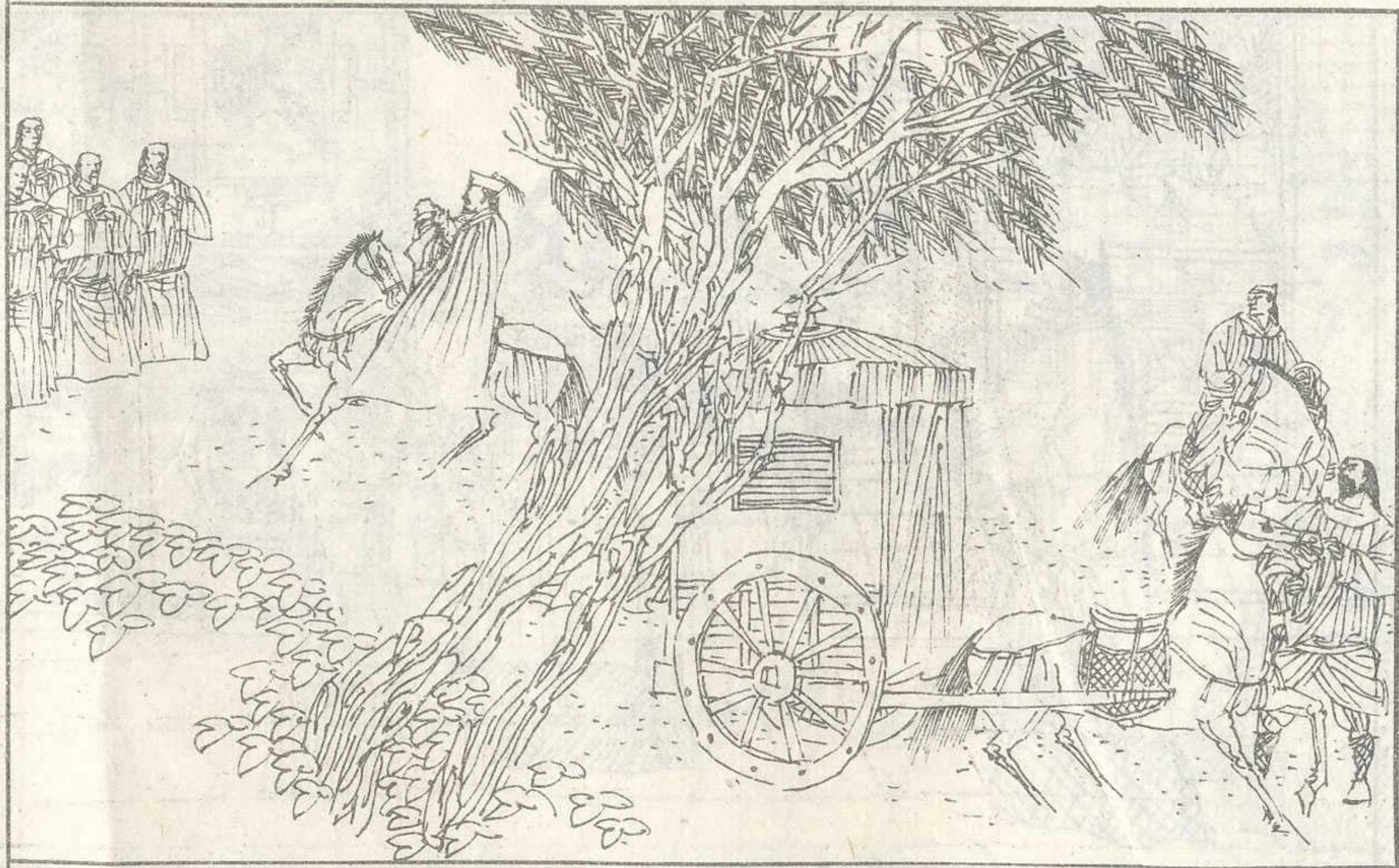
13. 安老爷无奈只得料理好公私应酬，便准备上路。临行前，他再三嘱咐公子在家好好读书，准备乡试，并叫夫人严加管教。



14. 不料公子说：“我也大了，留一位家人在家料理起居便可，母亲只管同父亲上路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老爷太太一听也有道理，便叫老家人华忠留在家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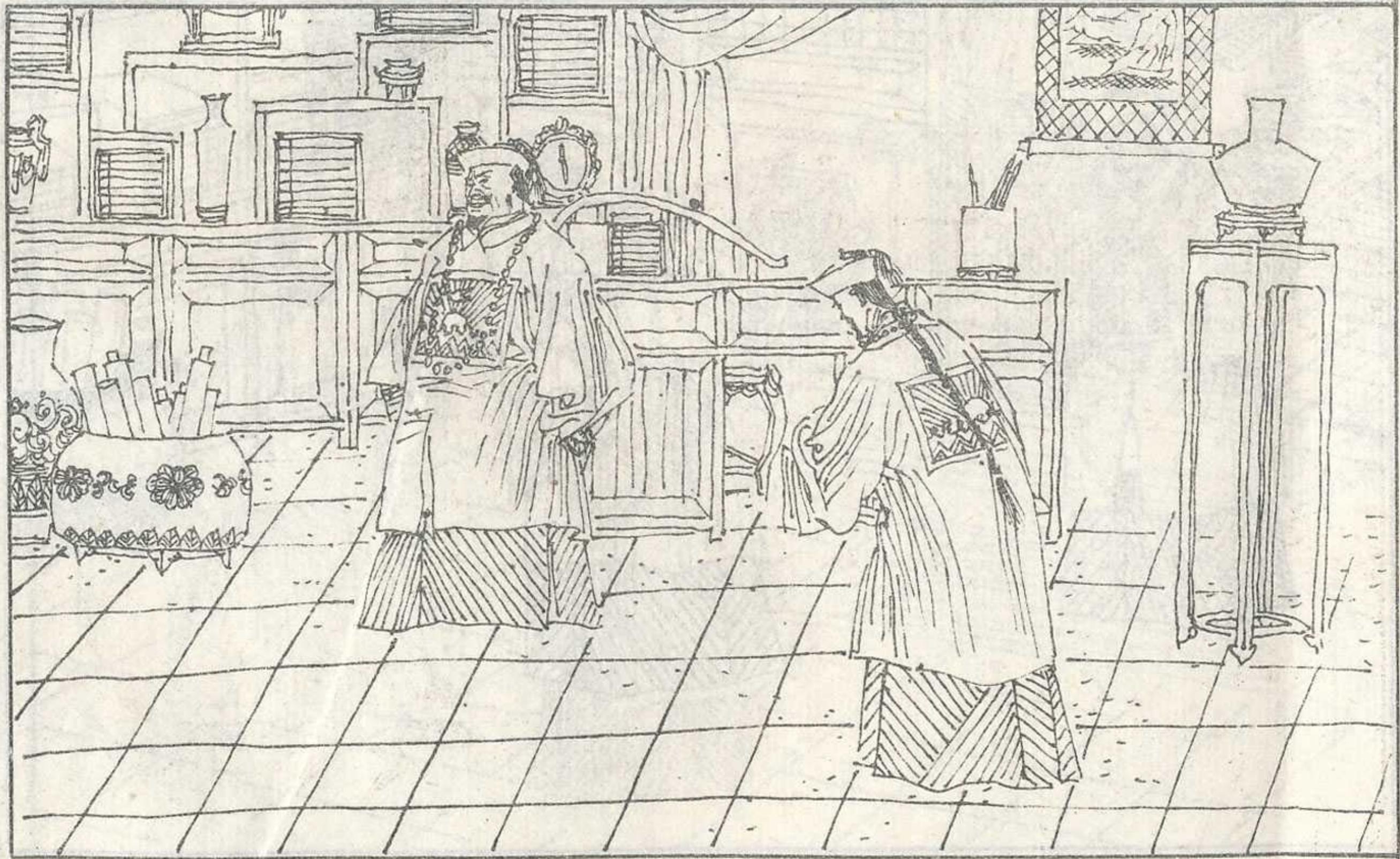
15. 安老爷又把朋友程师爷请来，留在家中照料公子温习学业。



16. 诸事安排已毕，辞过亲友，择个吉日，安老爷便带着里外一行人等起身南下。



17. 安老爷一行人晓行夜宿，渴饮饥餐，这日渡过黄河，便到了南河河道总督驻扎的地方。住下后，安老爷便去拜见总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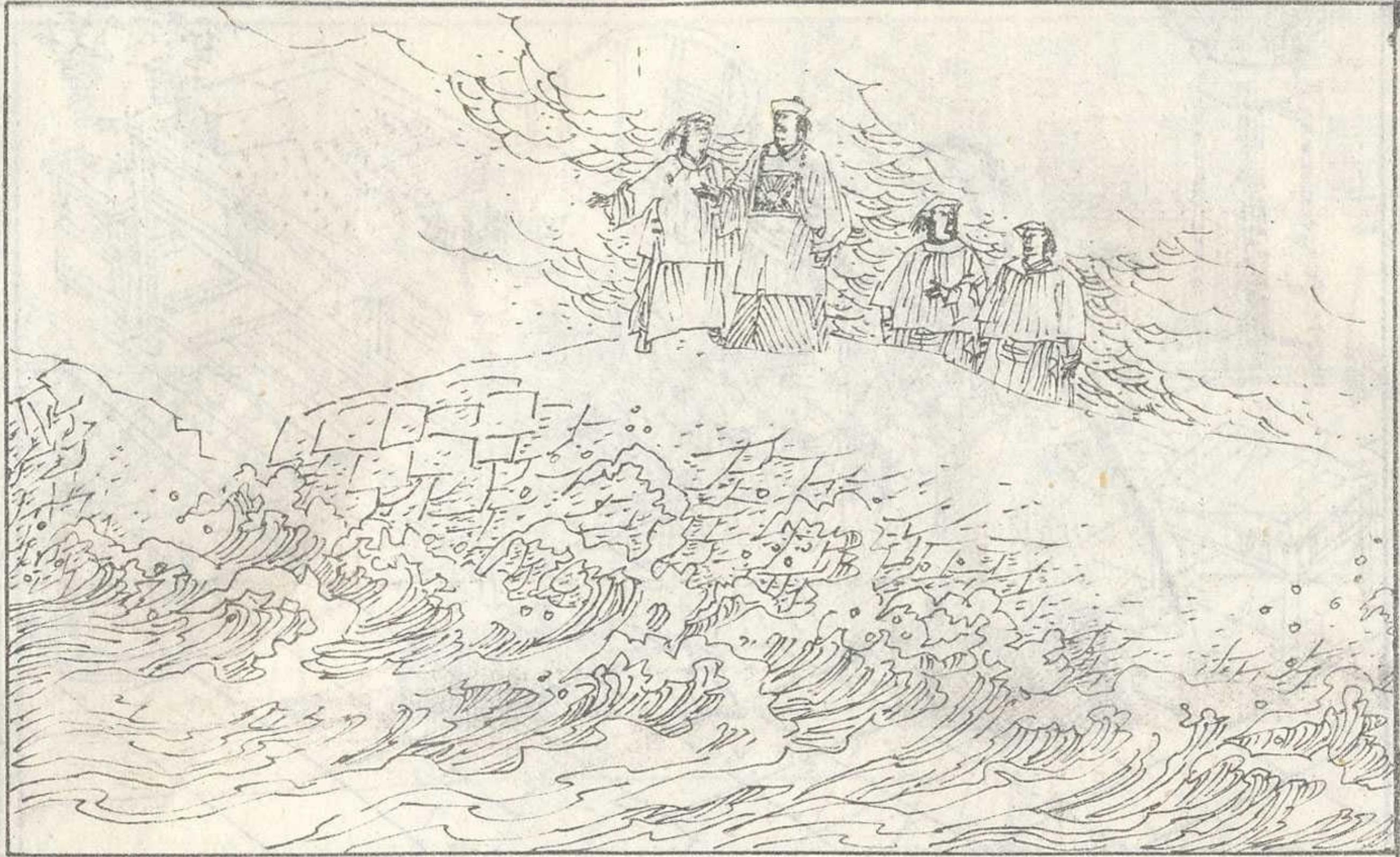
18. 这总督待人傲慢，居心阴险。见老爷送的礼薄，又梗直儒雅，不会奉迎，便有心整他一整，只叫他候补听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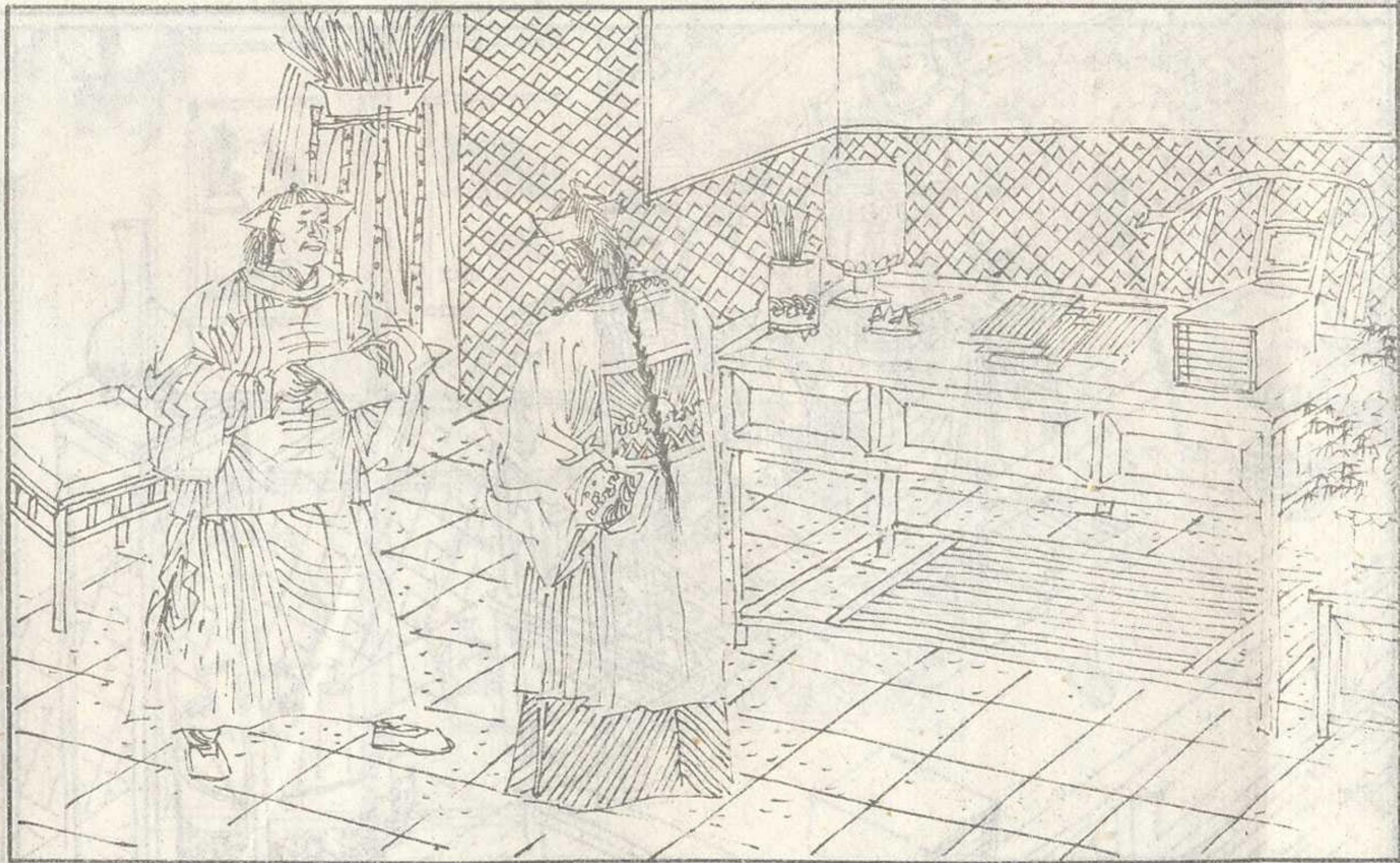
19. 安老爷落得安闲无事。见同僚们每日打牌唱曲，通宵宴饮，安老爷也觉合不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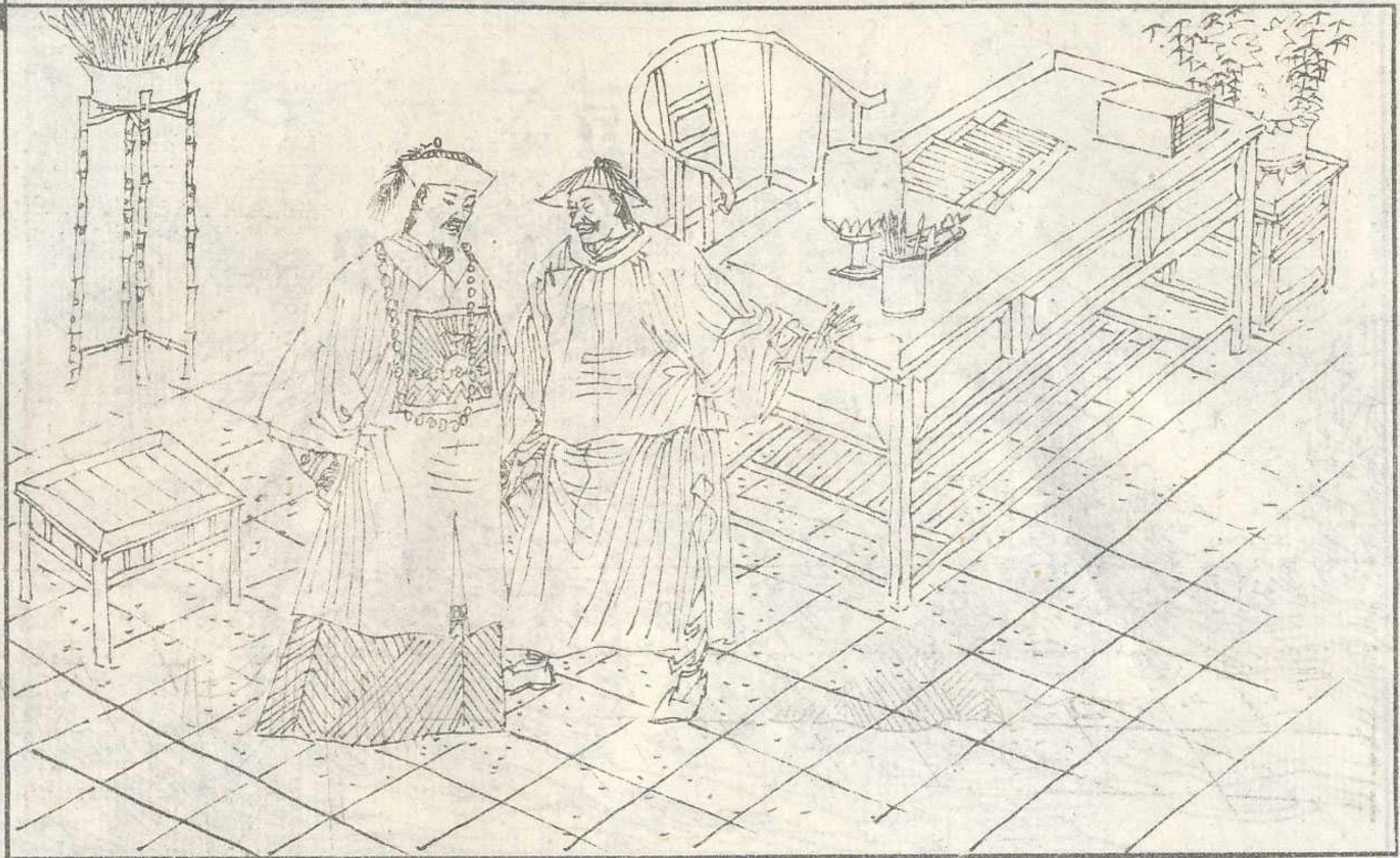
20. 这一天，总督接到邳州禀报，称邳州管河州判病故出缺。总督便委安老爷前往署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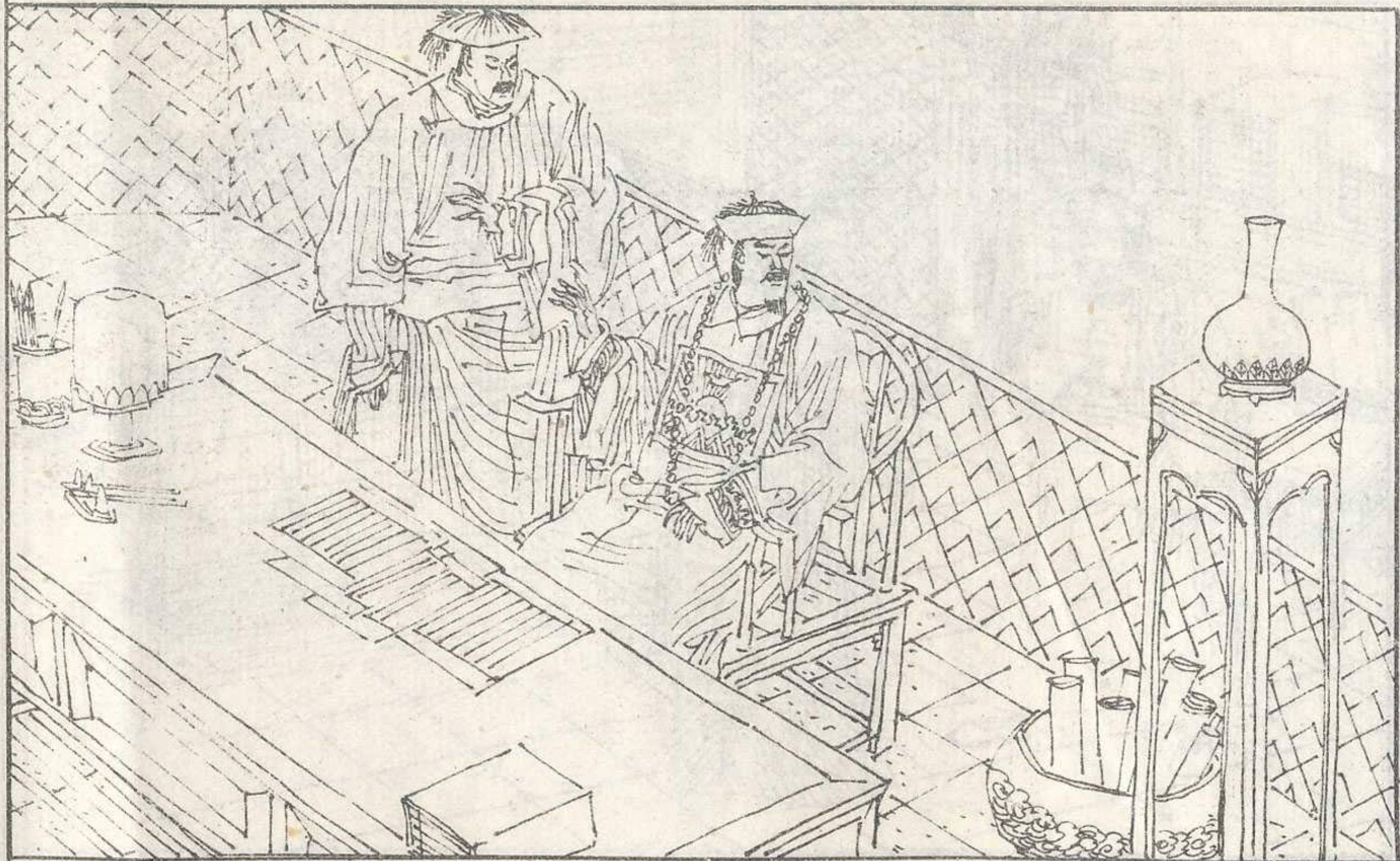
21. 到了邳州，部下报告说，沿河碎石坦坡一段被水冲刷，土岸塌陷，稟请兴修。安老爷亲自带人查看，发现问题并不如报的严重。



22. 次日，部下呈上修堤的报告，奇怪的是工段丈量、购料的多少、钱粮的多少都空着，说是请安老爷填。



23. 安老爷不明白原因，办事的师爷便悄悄告诉他如何利用工程虚报费用，上下如何分钱。



24. 安老爷想：“这不是白拿国家的钱粮供大家养家肥己、胡作非为么？这我可做不来。”便对师爷说：“这上下要钱没有办法，我的家人和我则断乎不必！”



25. 忽一日，来了一纸公文，将安老爷调署高堰外河通判。安老爷正纳闷，部下霍士端道喜道：“这是个美差，下月就是河台大人的正寿，老爷正该好好借此答谢才是呢！”



26. 安老爷说已交了 50 两银子的寿礼份子。霍士端笑道：“老爷你不见别人送的是什么？有送赤金砚台的，有送珍珠手串的，更有送土地房产的！”



27. 安老爷大惊：“我哪有如此家当？有我也不送！”霍士端道：“还不都是拿国库里的钱！”安老爷只是一个劲儿摇头不肯。



28. 安老爷到了高堰新任。此地人烟稠密，地道繁华，工段也长，公事十分纷繁，所费钱粮浩大，把个安老爷忙得茶饭无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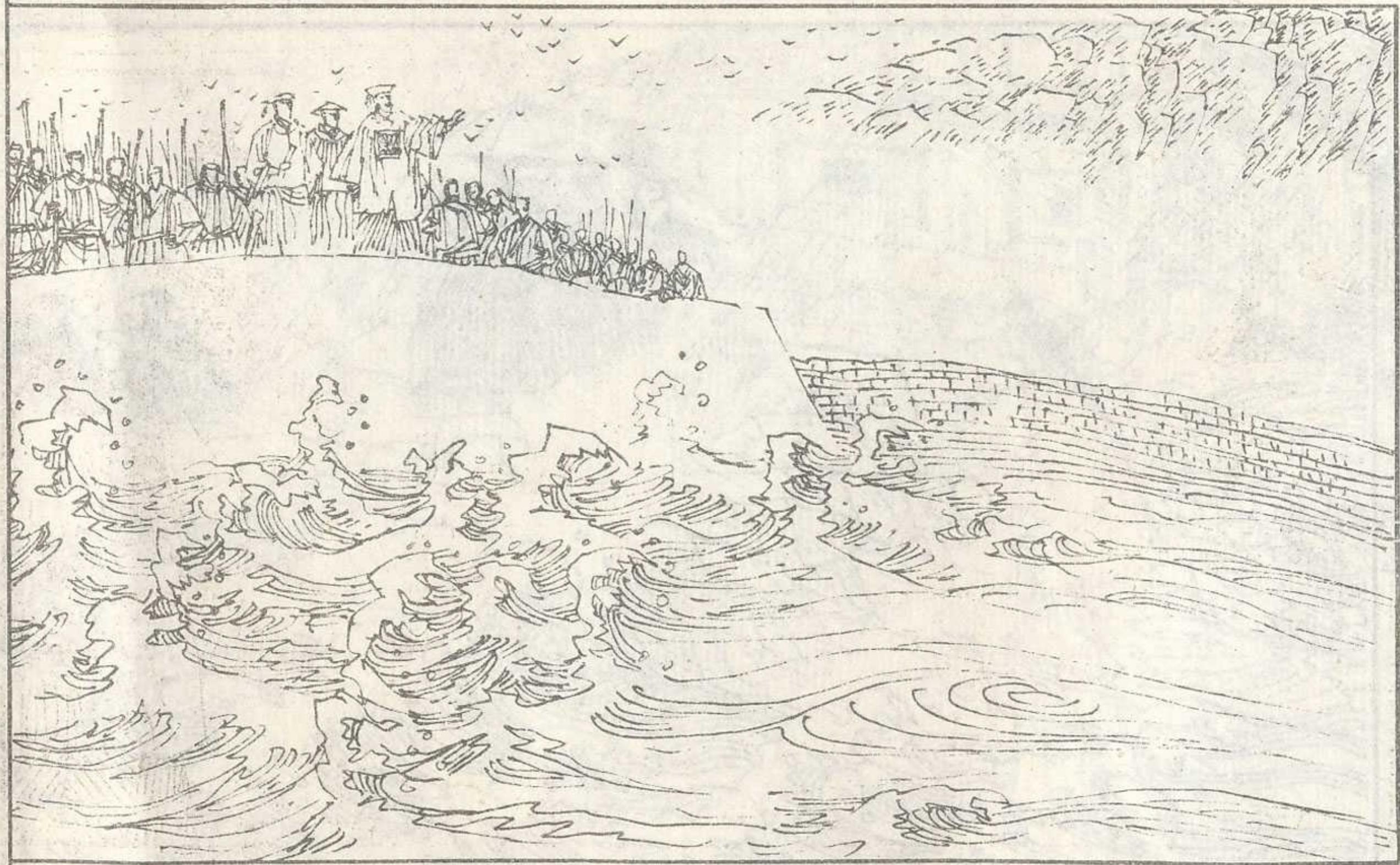
29. 为什么安老爷忽然调了这个美缺？原来前任通判在修这一带工程时，偷工减料，自己捞足了，便赶快趁伏汛到来之前躲开。河台也趁机将安老爷调来，等着看他的好戏。



30. 偏是安老爷到任后，洪泽湖日夜涨水，这一段堤岸被冲开了一百余丈。民间房屋冲得东倒西歪，七零八落。



31. 上面发来批文，道安老爷“办理不善，着先行摘去顶戴，限一月修复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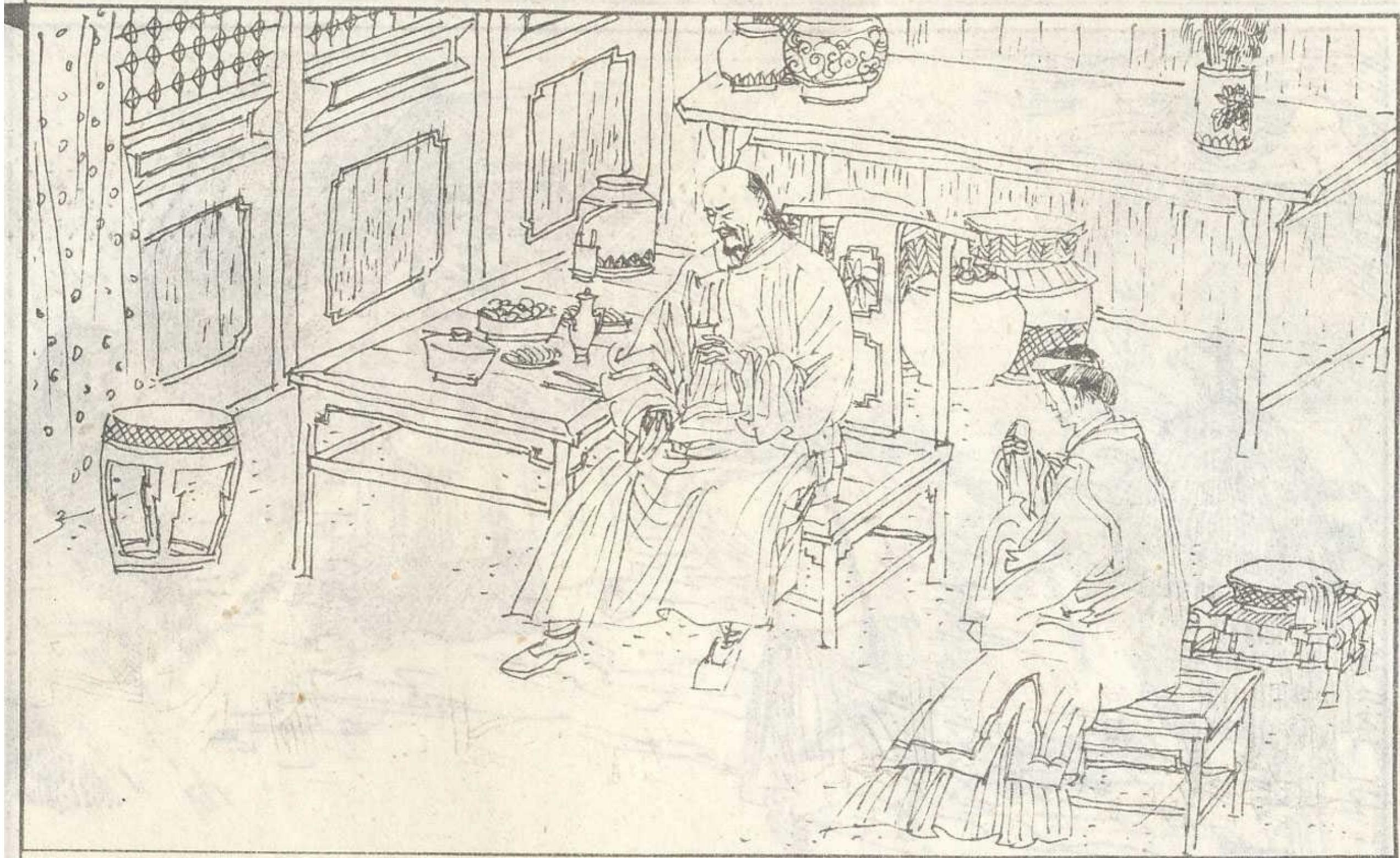
32. 安老爷身先士卒，日夜抢修，一月内便完了工，修得也比以前牢固坚实，只待报请验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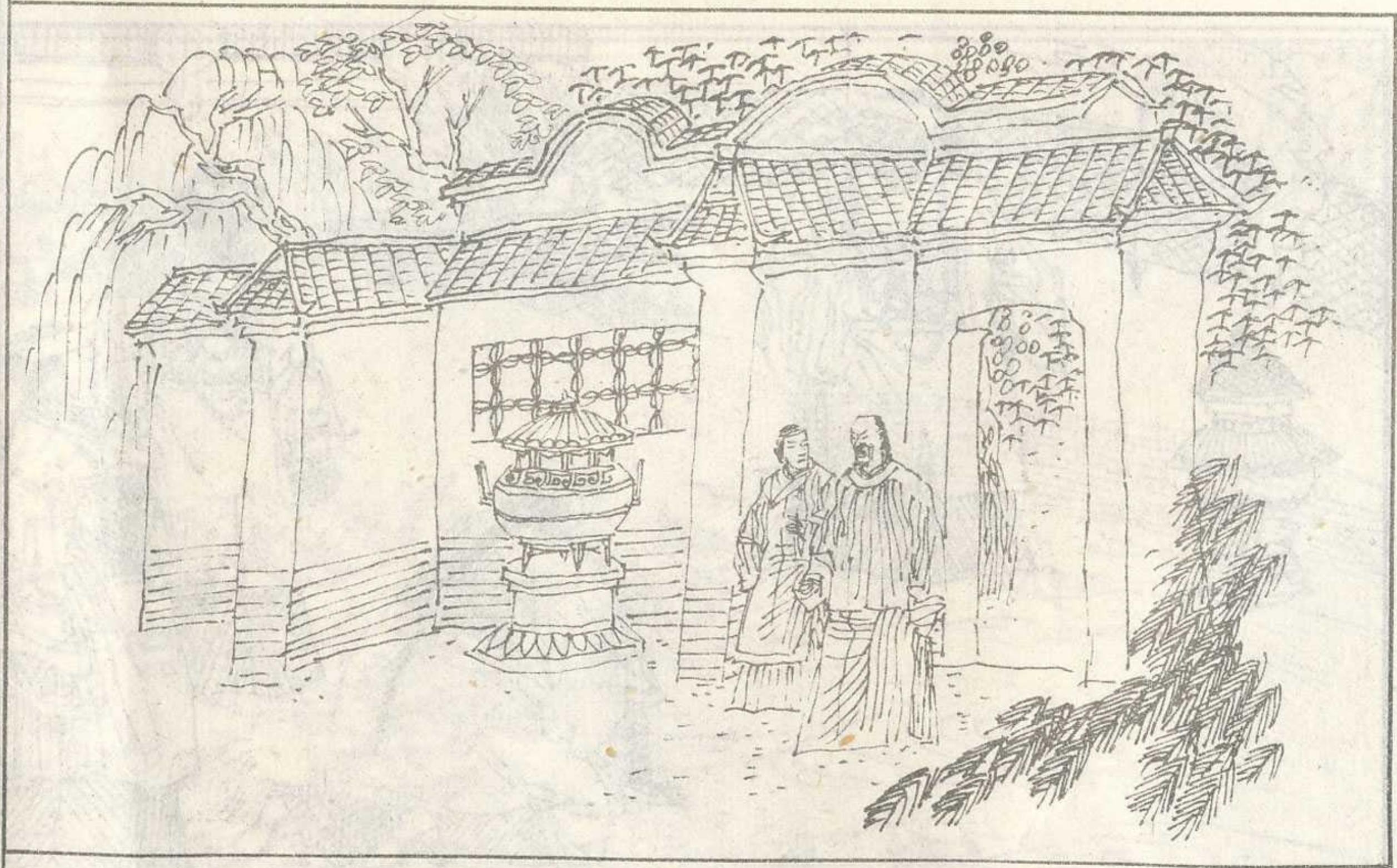
· 33. 偏偏这时四川、湖北大雨倾盆，江水暴满，高堰一带河水陡涨丈余，把新修的工段冲坍，坑子里成了洪水的浪窝子。安老爷急得目瞪口呆，只得连夜禀报。



34. 蓄谋已久的河台立刻抓住机会，将安老爷革职，并责令他到淮安候审，带罪赔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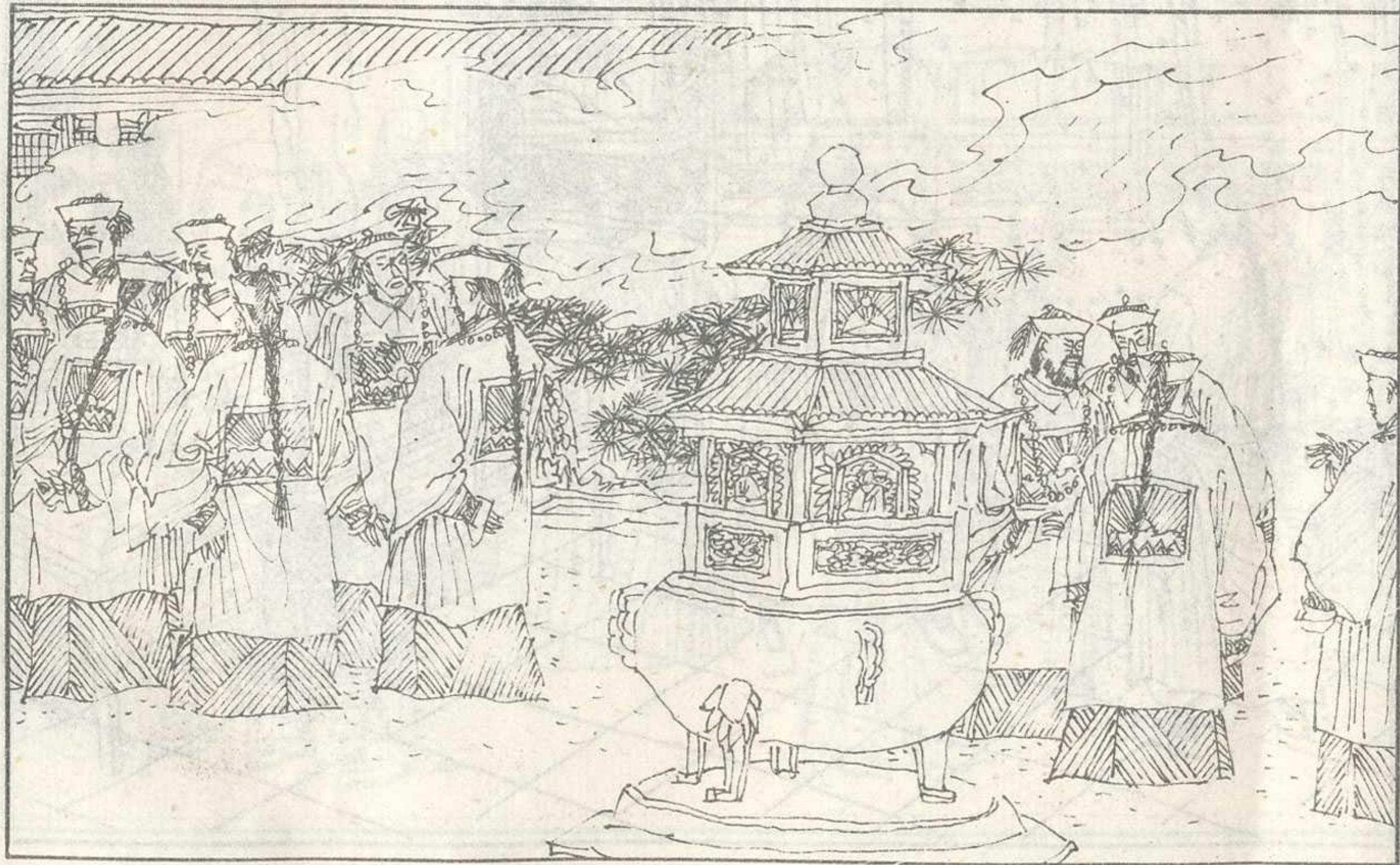
35. 安老爷是位明理通达的读书人，只说“天人发难，落得如此地步。只是我辜负了天恩祖德！”安太太却被吓得筛糠似地发抖，泪流满面。



36. 安老爷革职到淮安，暂且在土地祠栖身，安太太悉心照应，日子倒还清闲。只是那赔修的五千两银子催索得紧，两袖清风的安老爷每日如坐针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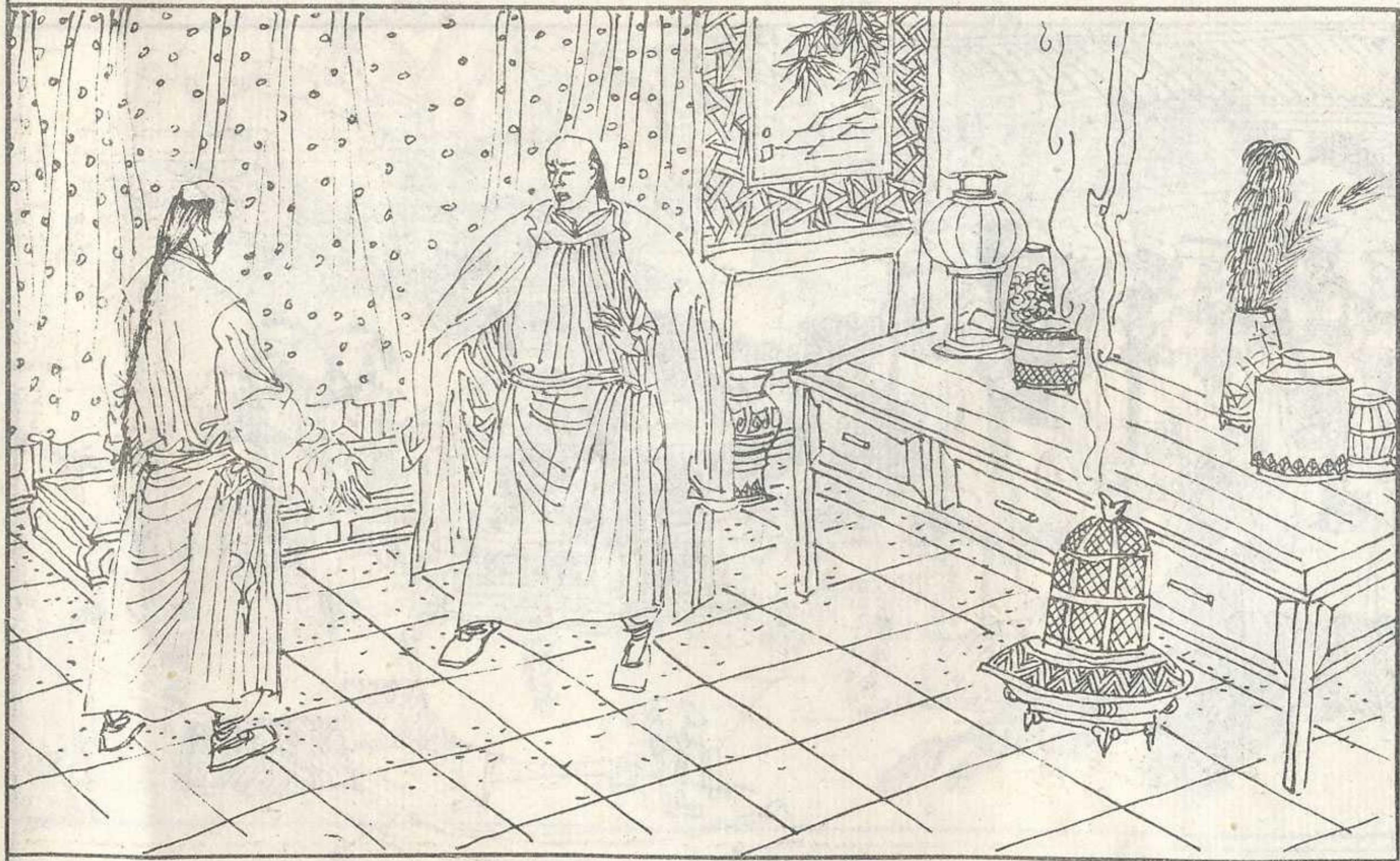
37. 无奈，安老爷只好派人带信进京变卖房产田地，又四处托人借贷，拼凑这笔赔款。安老爷在信中反复告诫安公子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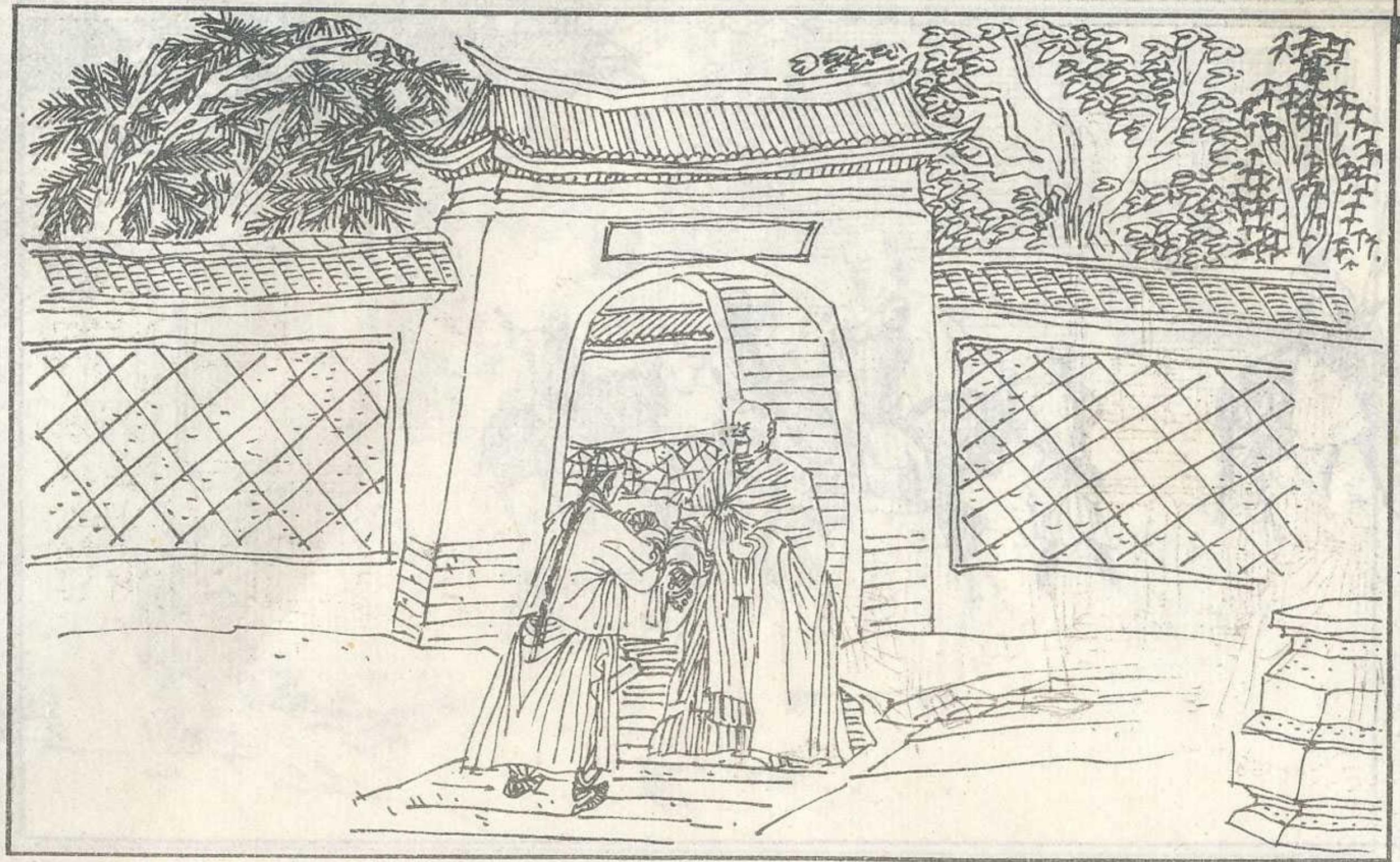
38. 河台将此事呈报圣上, 圣上照折准奏“革职拿问、带罪赔修”。  
一时内阁上下, 争相传闻。



39. 一位与安府素有深交的梅公子听到消息后，特地告诉埋头苦读的安公子。安公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赶忙派人探听事情的原委。



40. 家人禀告安公子：“只要把银子赔完，一切事情终归好办，否则还有很多不便。”



41. 为了凑齐赔银，大家分头设法。家人张进宝费尽心力，最后才在宝珠洞不空和尚处借得二千两银子，加上在诸位亲友处借贷的，还不足三千。



42. 有了银子,安公子更加思虑父母双亲,他力排众议,坚持要去淮安,协助父亲处理有关事务。



43. 一时商定，由忠心耿耿、见多识广的华忠跟随安公子同往，又叫刘住儿一路照应。主仆三人各骑一匹骡子，另带一匹载行李银子，又雇了两个骡夫，匆忙上路。



44. 头日宿在长新店。次日一早刚要动身，一个打杂的更夫闯进来告诉刘住儿，说他妈突然死了。刘住儿哭着给安公子磕头，要求放他回家办丧事。



45. 安公子好言相慰，给了他五两回家的银子。华忠让刘住儿回去叫露儿替他前来，并说好在尖站等露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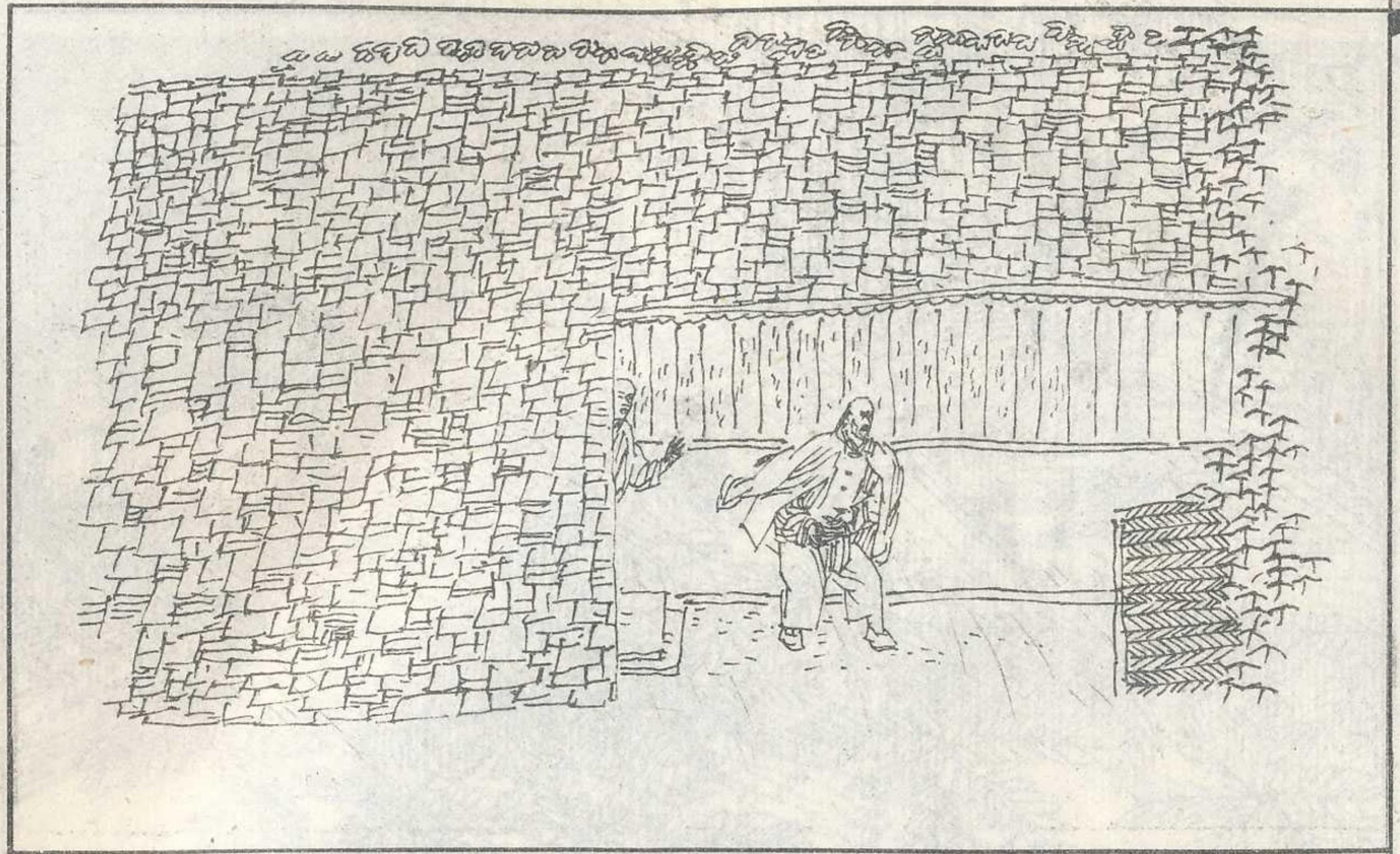
46. 晚上到了尖站，左等右等不见露儿的影子，次日早上仍不见。气得华忠直骂，又对安公子说：“大爷放心，凭我这把老骨头，也要送您到淮安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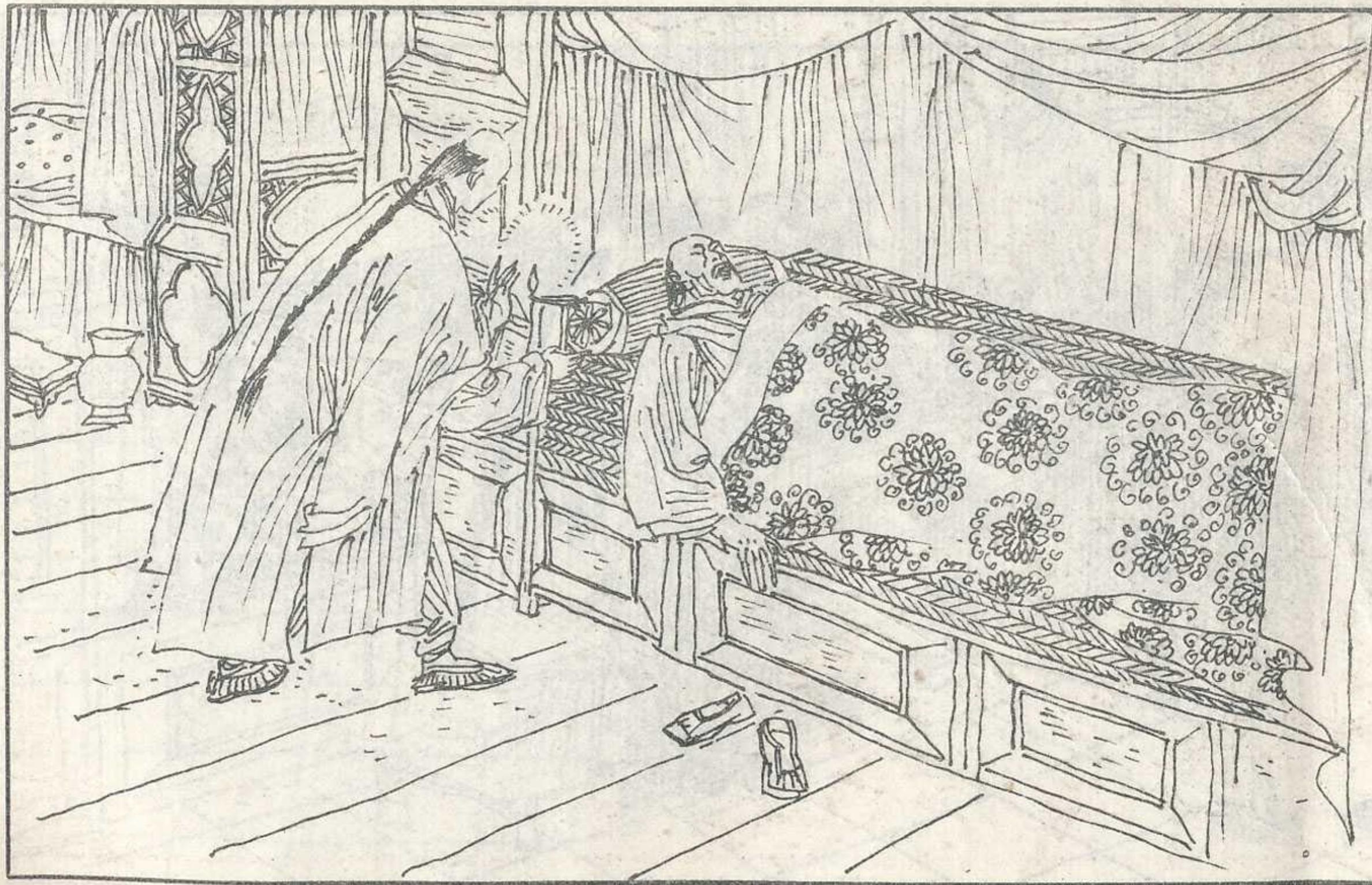
47. 原来，刘住儿回家后就忙着为他妈买棺材出殡，把叫露儿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，直到第三天才突然想起。这样，任凭露儿怎样追赶，也赶不上安公子他们了。



48. 一路上，华忠一人格外用心地调理着安公子的吃喝起居，小心谨慎地处理着各种事务。



49. 一日，到达在平站。两人刚睡下，只见华忠忽又爬起来出去，躺下又起来，一连十来次，折腾个没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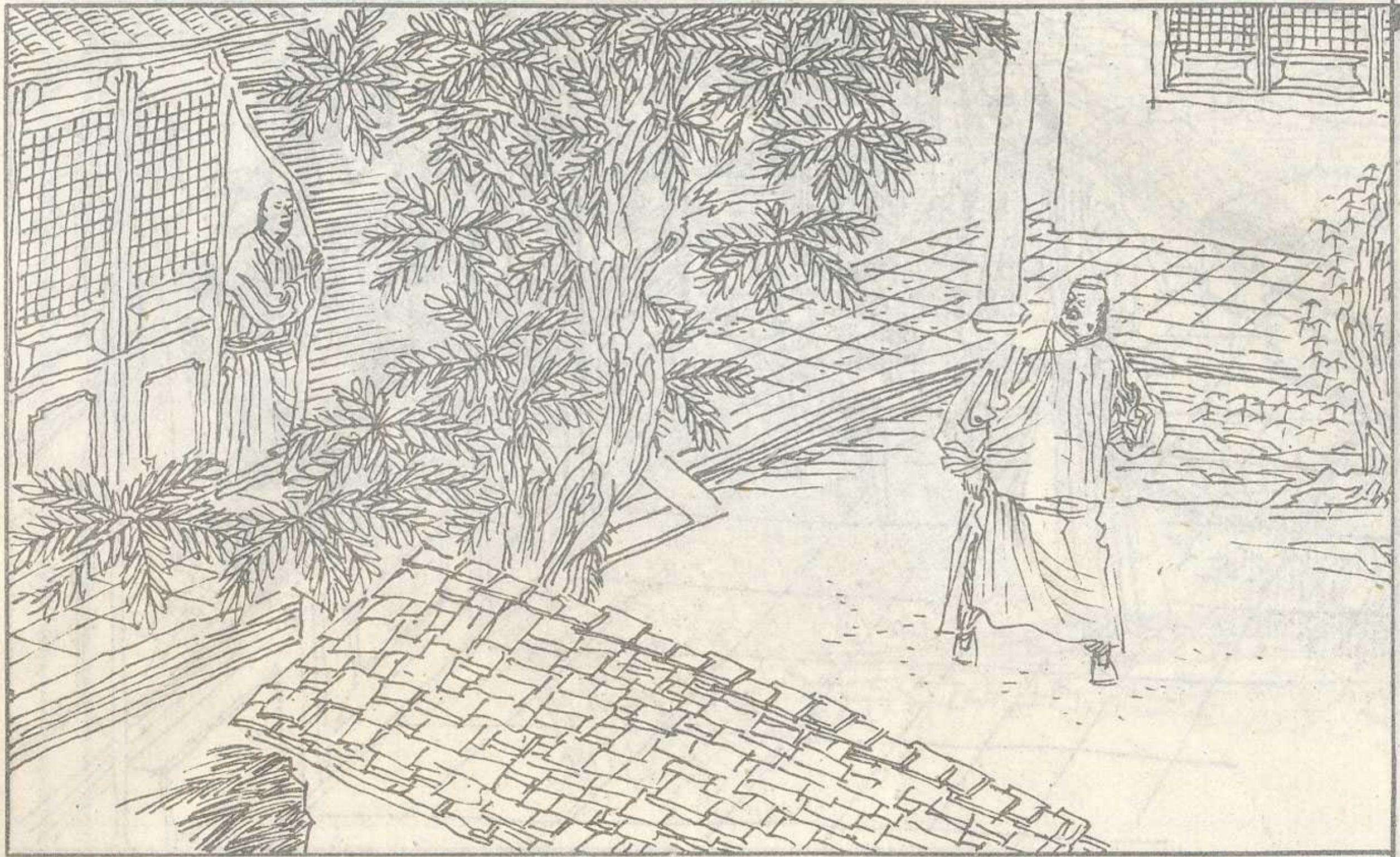
50. 公子见华忠脸色发青，手足冰凉，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，鼻孔只有出气，没有进气，吓得浑身发抖，失声叫道：“这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啊！？”



51. 这一叫喊，惊动了店主人，他进门一看说：“不好！这是勾脚痧，要快些给他刮出来才好！”说着赶紧取了一个青铜钱，一把子麻秸，连刮带打，弄得华忠周身乌紫出黑泡，鼻子里才有了丝丝气息。



52. 公子连连给店主人道谢。店主人又给华忠扎了“风门”、“肝俞”、“三里”数处银针，华忠才微微睁开眼睛。公子招呼华忠到深夜，才昏昏睡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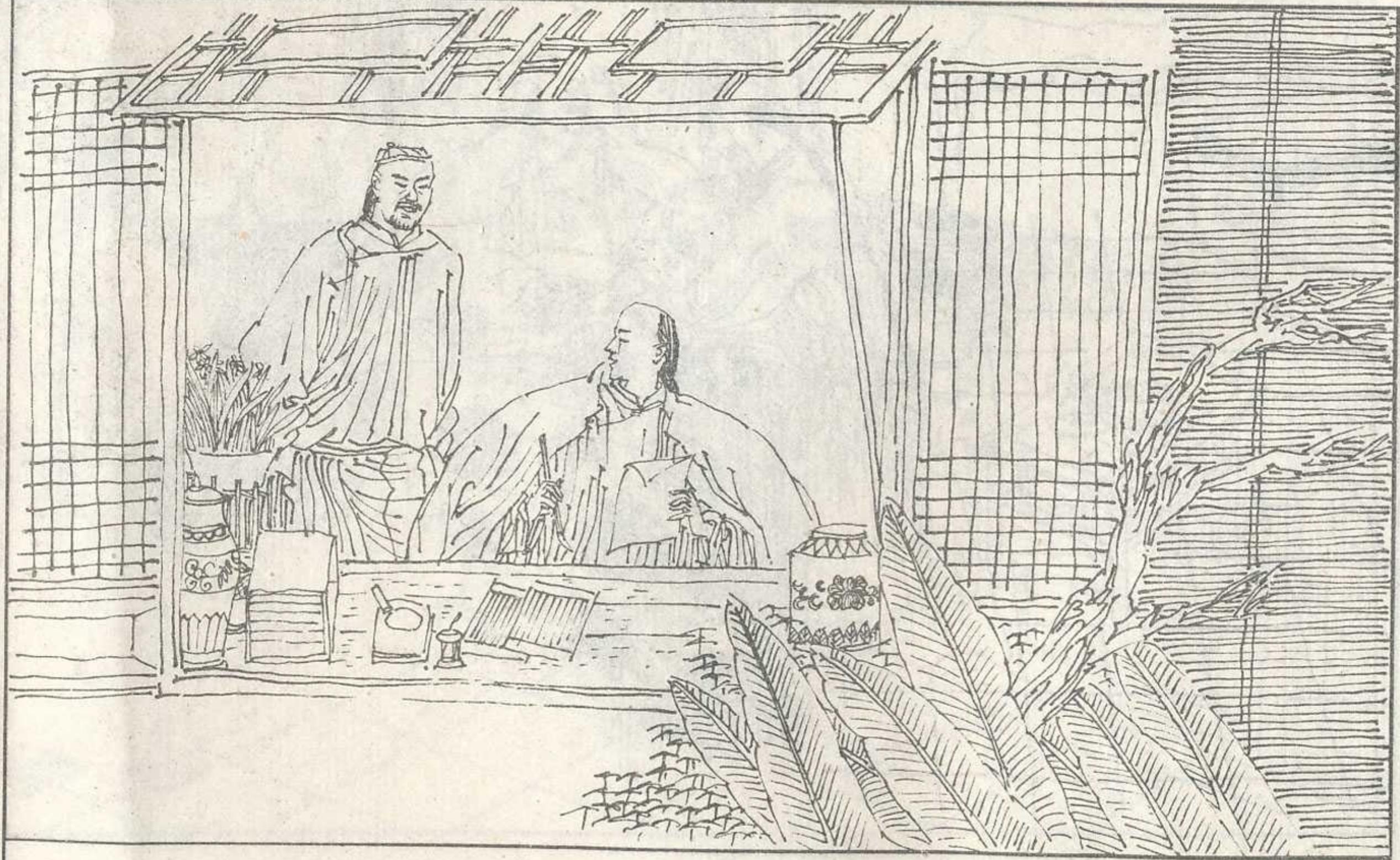
53. 次日一看，华忠脸上已不成人样，浑身动弹不得，但已转危为安。店主人前来看望，公子忙问：“明日能赶路吗？”店主人说：“往轻里说，二十天后能起来，算是最好的了！”边说边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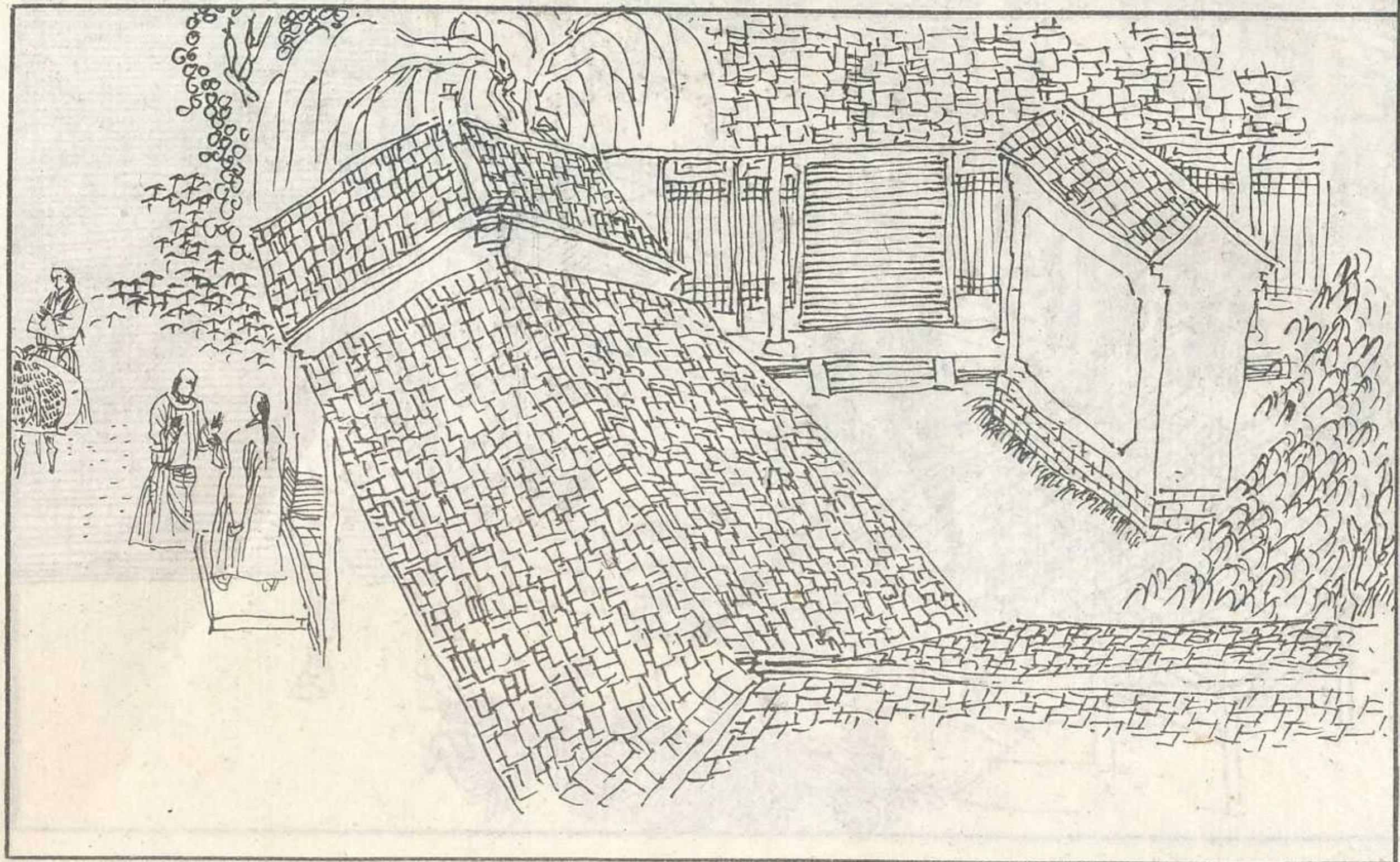
54. 主仆两人相视流泪。华忠说：“真是‘一人有福，托带满屋！’老爷走了背运，连累大爷受这样苦恼。无端怎样我也不能把老爷这项银子的事耽搁！不然这是我天大的罪过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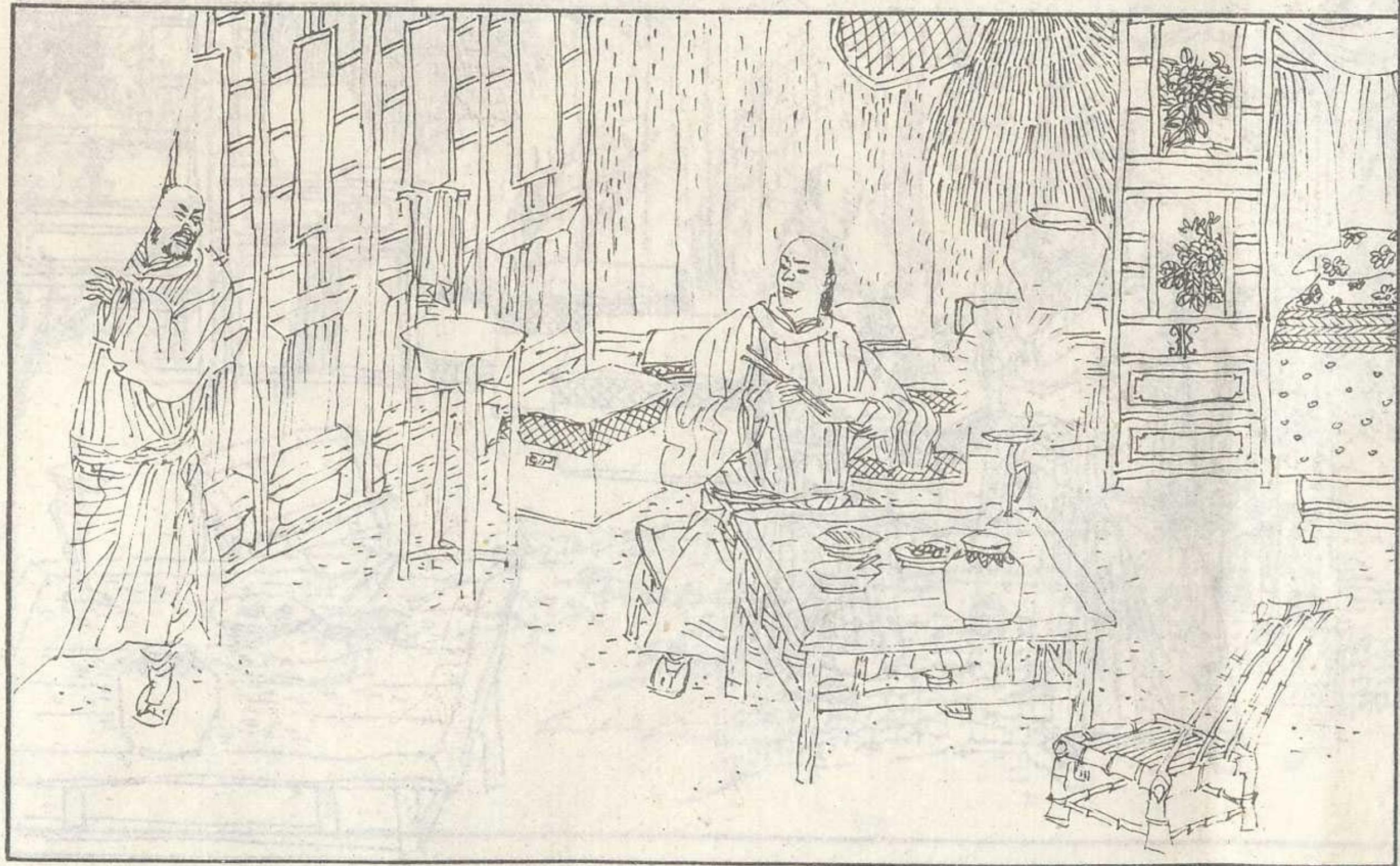
55. “我有了个主意,公子!”华忠忽然又说,“我妹夫褚一官住在岔道口往南二十里外二十八棵红柳树。他是做保镖的,是我的生死之交。我写信给他,求他护送大爷到淮安如何?”



56. 安公子要见父母心切，左思右想，别无良策，只好依从。便代笔给褚一官写了封信，又要店主人介绍可靠客人一路同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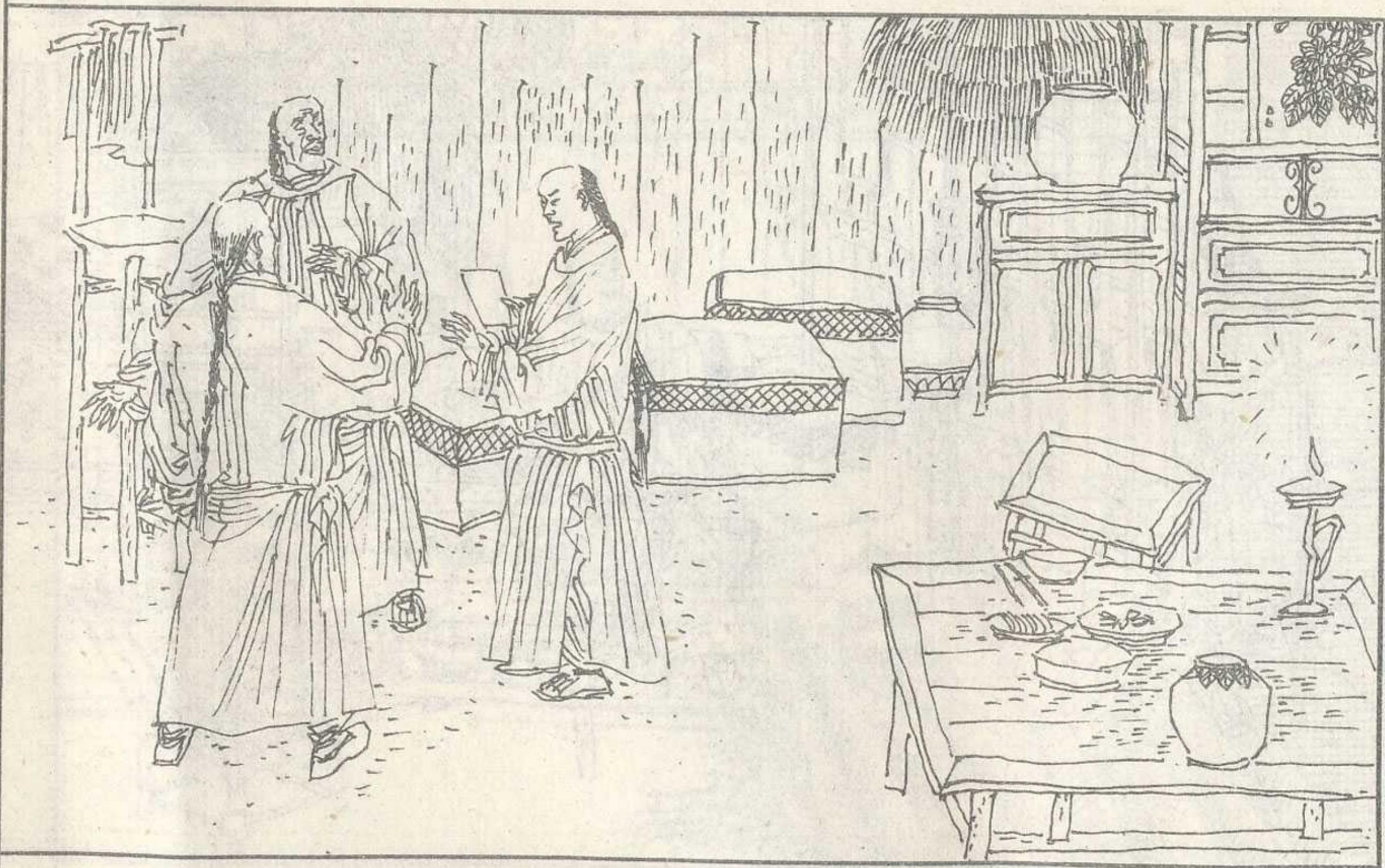
57. 临行前，华忠反复嘱咐公子：“这一路是歹人盗匪出没之地，要格外小心，银子不可外露，不熟的人不要往来，记住‘逢人只说三分话，切莫全抛一片心’的古训！”



58. 一路上，公子随两个骡夫同行。约两个时辰，就来到一座热闹非凡的大镇。住进悦来老店，卸下了行李。安公子刚胡乱吃下半碗饭，那两个骡夫走了进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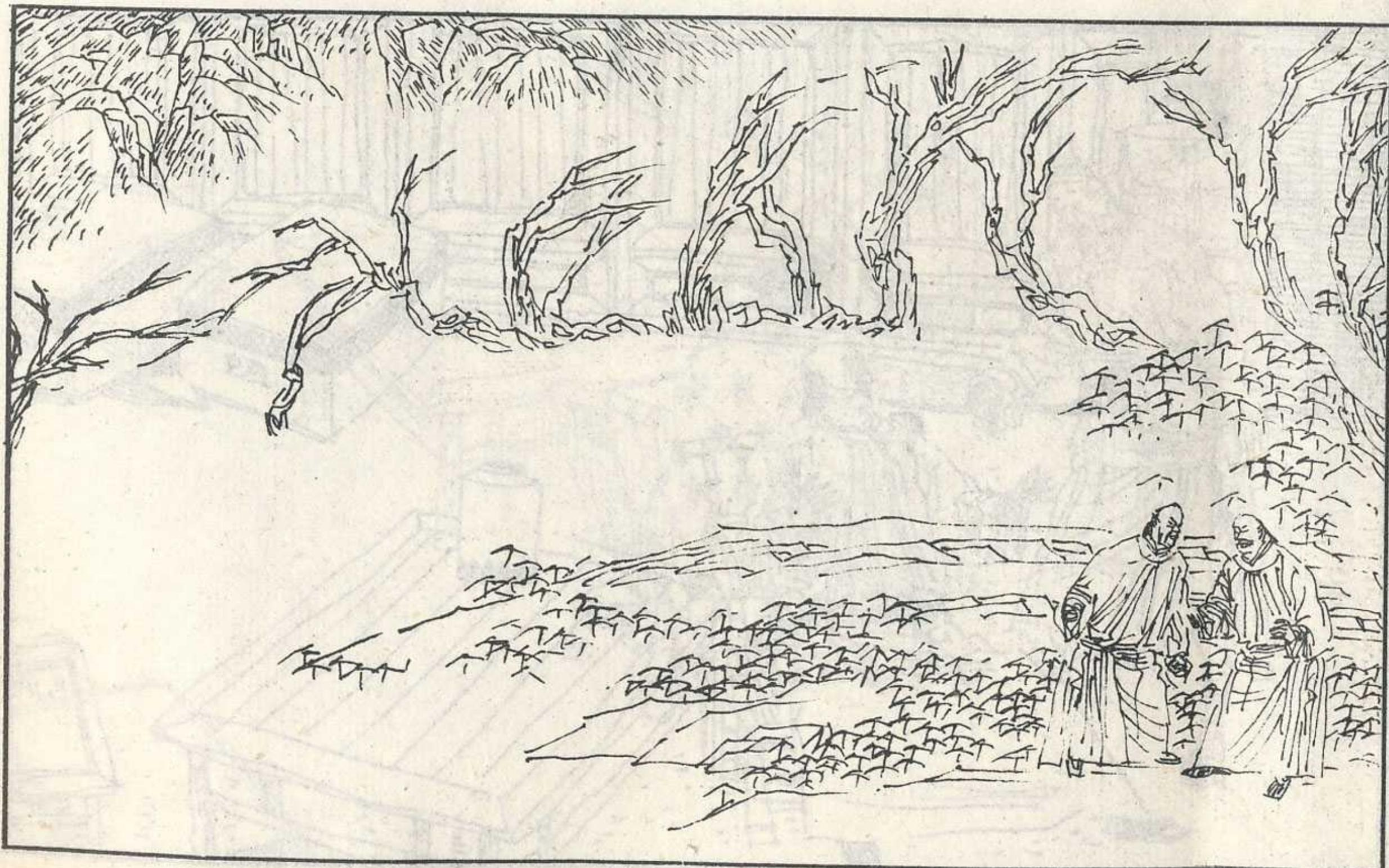
59. 原来这两个骡夫都不是好东西。一个姓苟，傻头傻脑，只要有钱，就无恶不作，绰号“傻狗”。一个姓郎，狡猾奸诈，长了一脸白癩风，故名“白脸儿狼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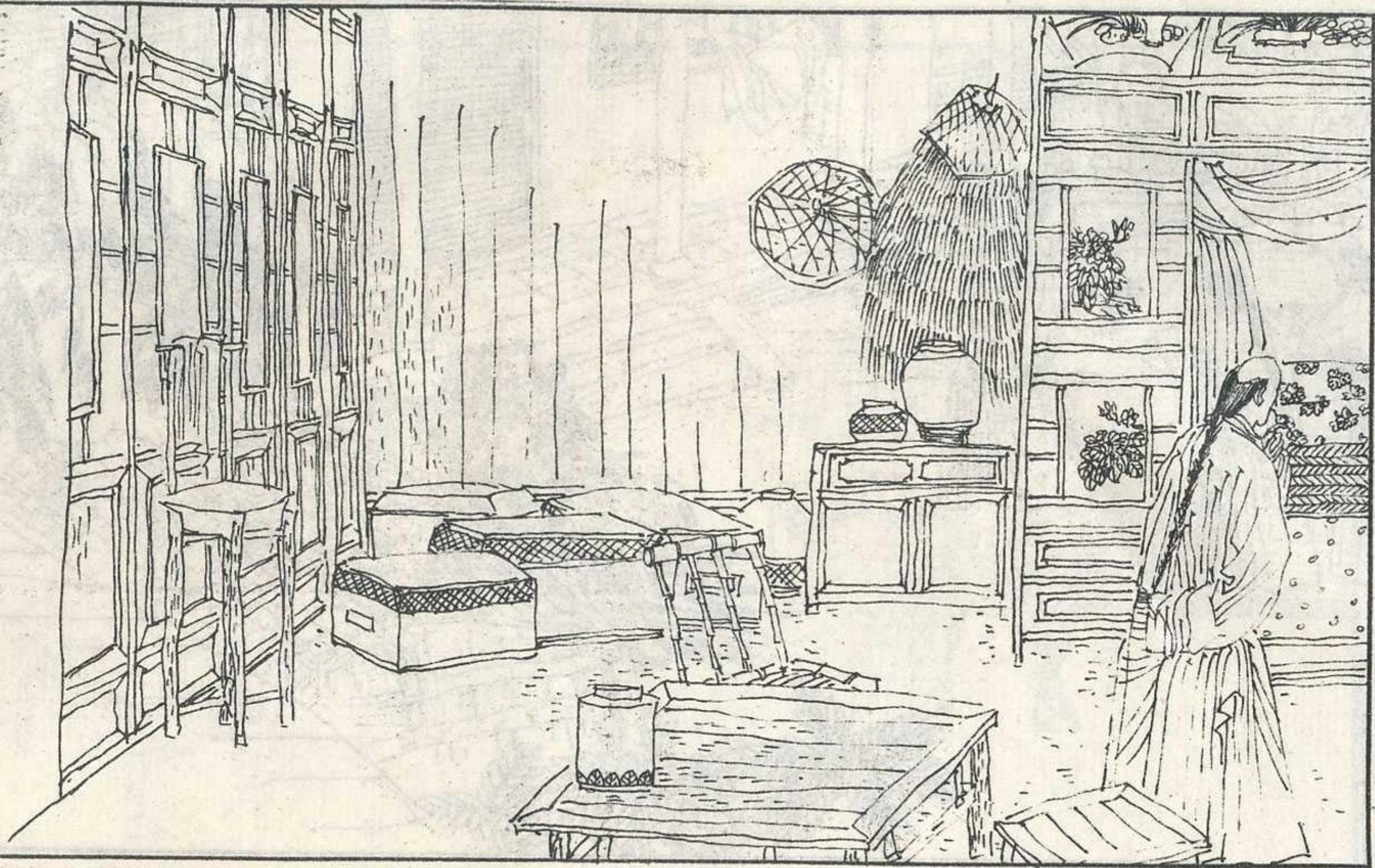
60. 公子问两个骡夫谁愿去送信，傻狗争着要去。公子于是取出信，拿出一吊钱说：“找到信上地址，亲自交给褚一官夫妇，请他们前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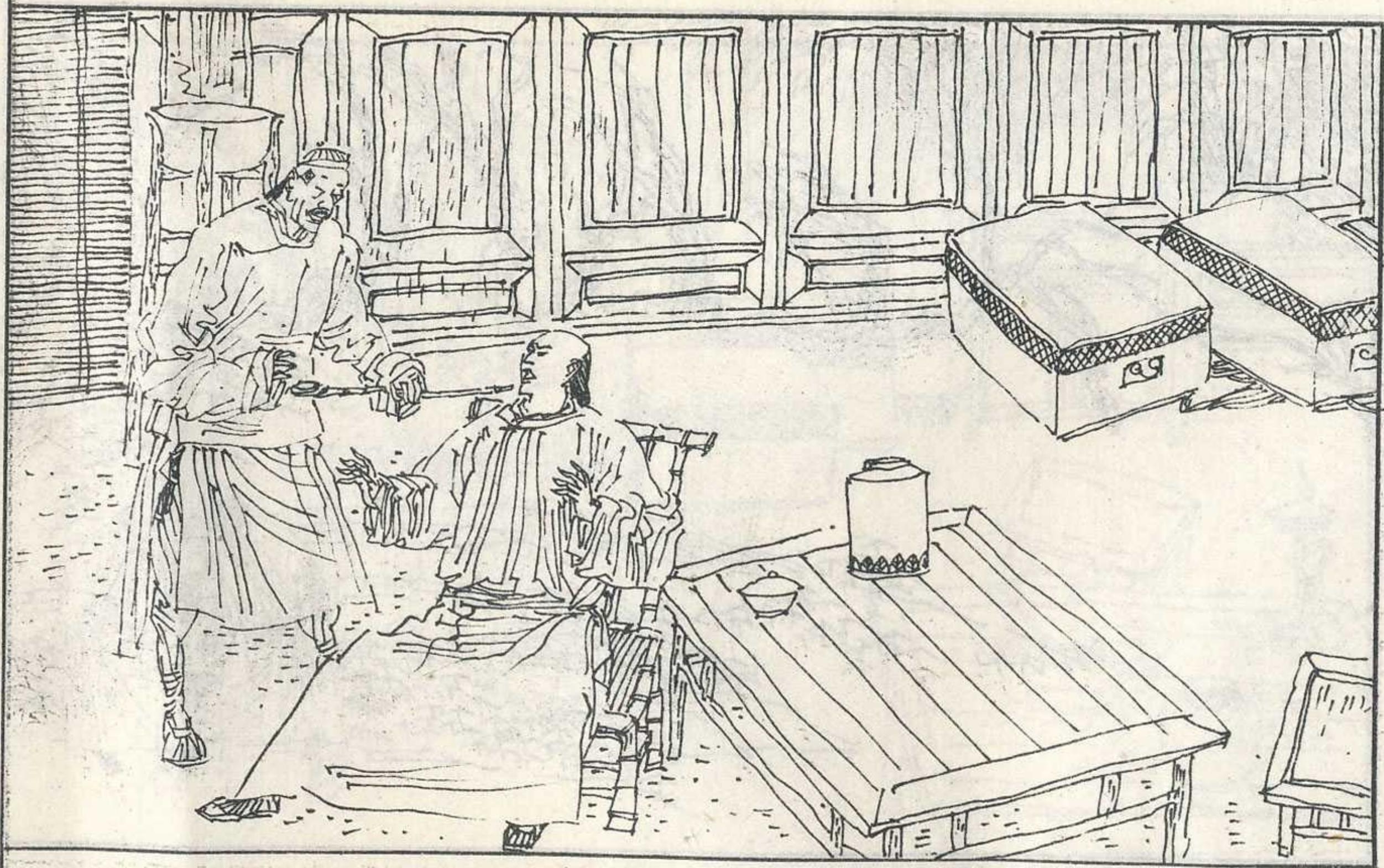
61. 白脸儿狼一见有钱，忙嚷着要一同前去，尽管公子不依，但扭不过他们，只好嘱咐他们千万要把事情办好，早早归来。两人便顺着大路奔向岔道口。



62. 那岔道口地形复杂，沿山前的小道向前走，是通向二十八棵红柳树的大道。从山后的小道穿过，可以绕到河南。两个孛种一见这地势，信也不送了，密谋起谋害安公子、劫夺那银子的勾当。



63. 安公子打发两个骡夫走后，心里惦记着华忠病情，又不知褚一官夫妇能否来，又不敢离开这屋子半步，烦得在屋里乱转。



64. 一会儿，他坐下来，正在闭目养神，忽然一个冰凉硬挺的东西在他嘴唇舔溜一下，吓得安公子大叫一声。睁眼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卖水烟的瘦小男人，拿着一根水烟袋要他吃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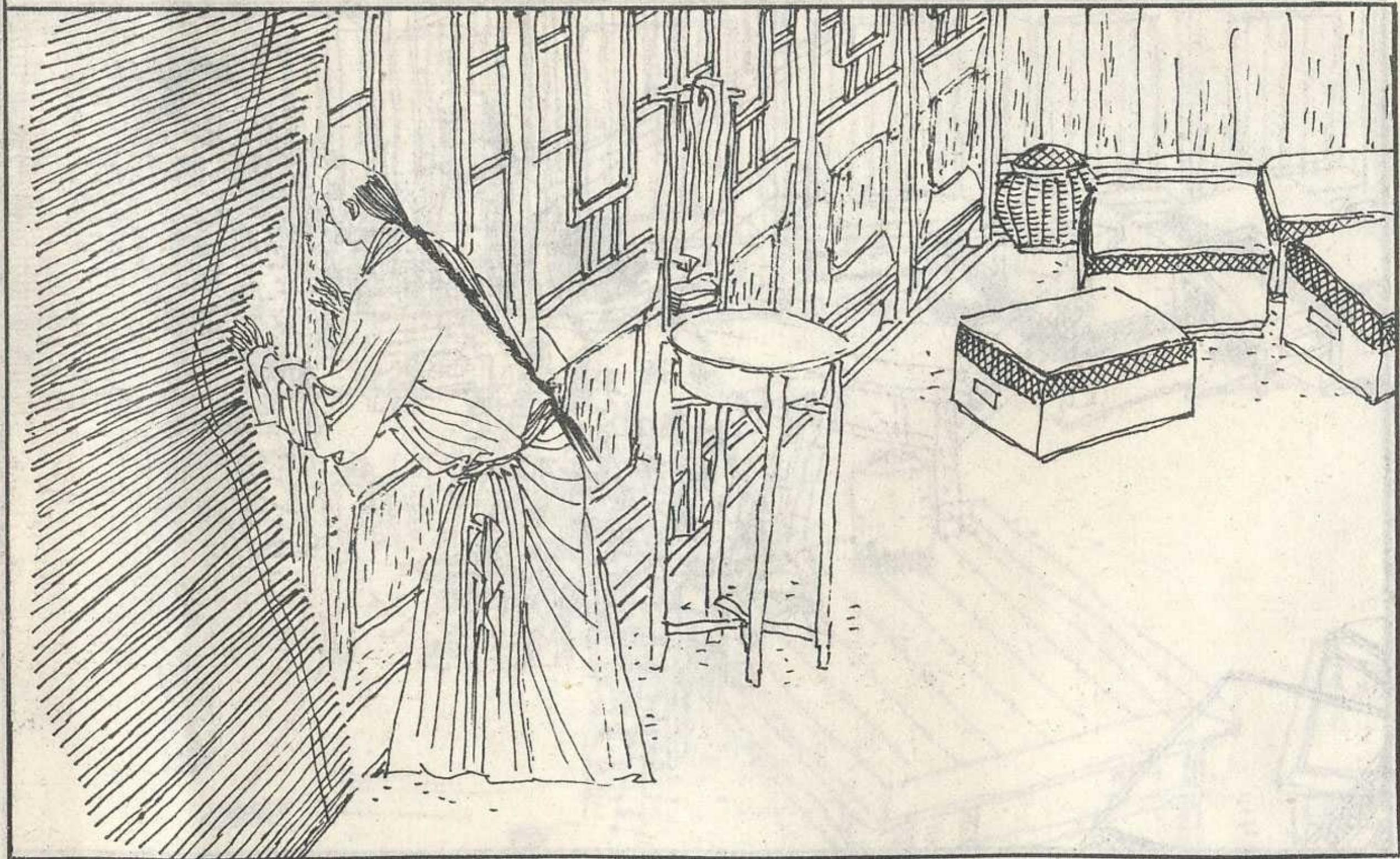
65. 刚刚赶走了吃水烟的，一溜串儿瞎子又破门而入，要公子听“婆子骂鸡”的书，公子置之不理。



66. 瞎子还未走,两个穿着油渍模糊破破烂烂青缎子蓝花紧身衣的年轻女子,不容分说地在公子左右坐下,抱着琵琶弹唱起来。



67. 公子见状让她们快走，两女子讪笑着要钱，公子刚露出一吊钱，两女子嘻皮笑脸连抢带要地瓜分了钱后，才撅着屁股扭搭扭搭地走了。



68. 经过这番吵扰，公子又气又急又伤心，只盼两个骡夫早点找褚一官来，自己有个依靠。正盼望着，只听外面一阵牲口蹄子响，他以为是骡夫回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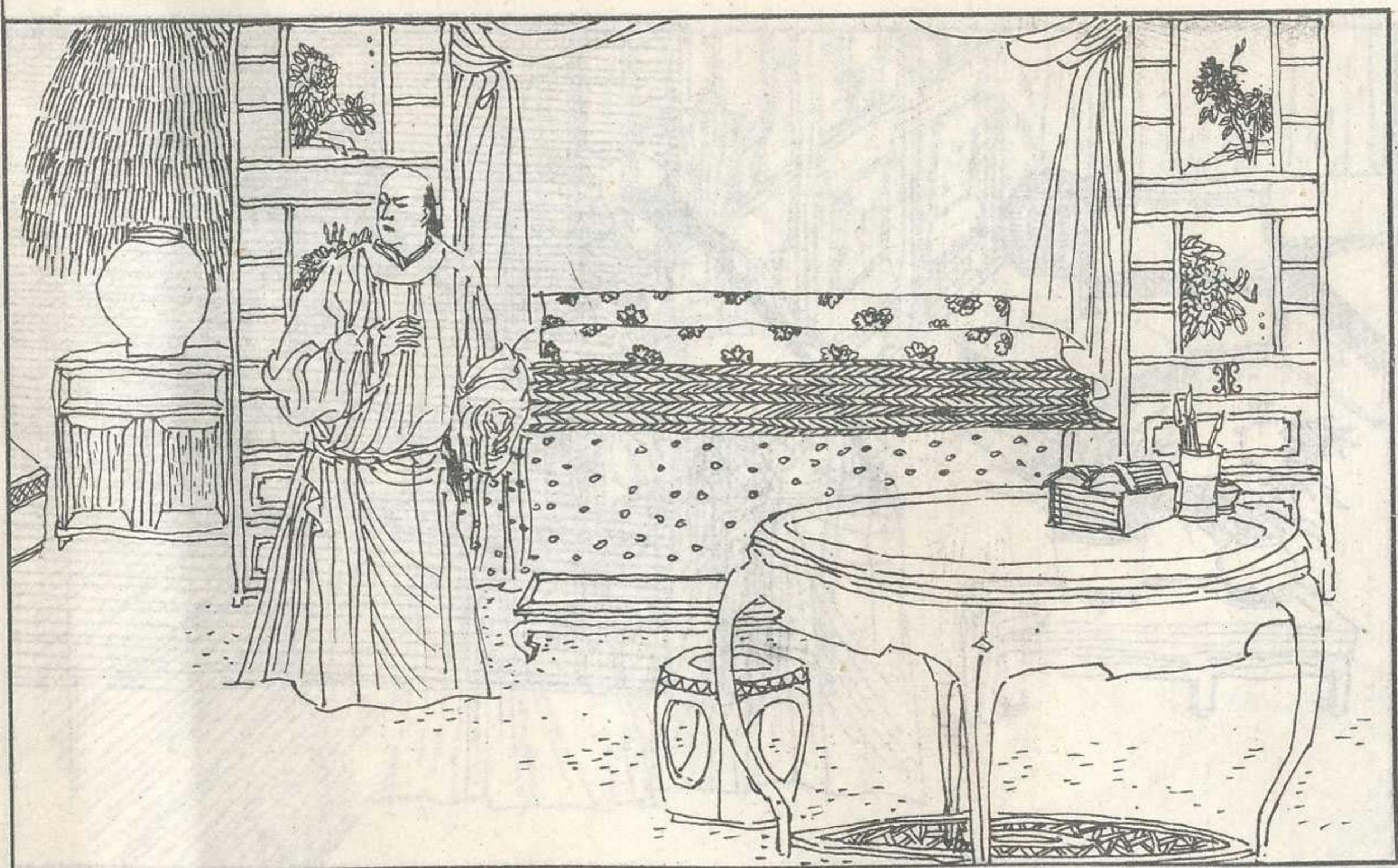
69. 公子急忙出门, 只见一个骑着匹乌云盖雪的小驴儿的人, 正在院子里弃镫离鞍, 恰恰和公子打了个照面。留心一看, 原来是一个绝色的年轻女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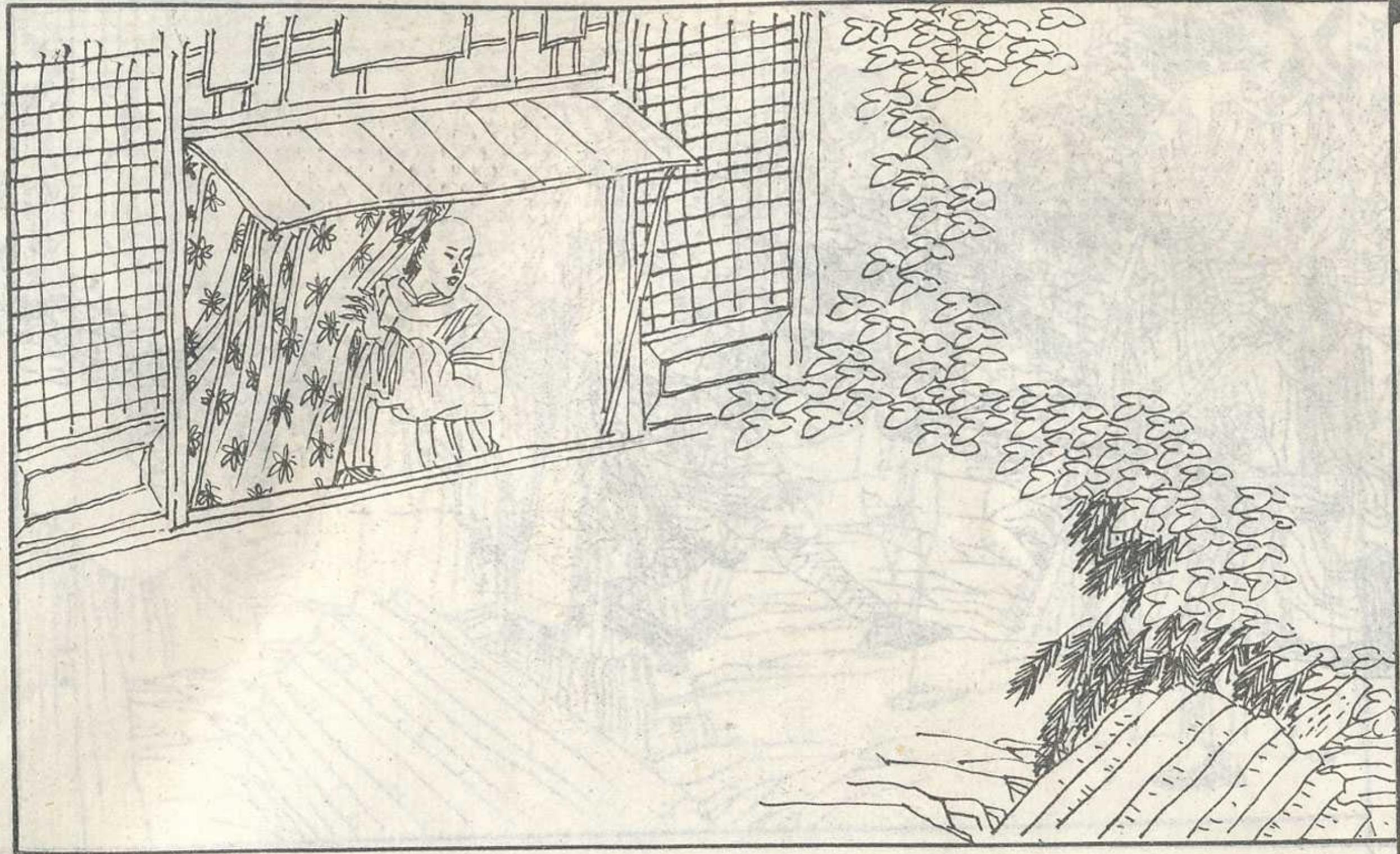
70. 只见那女子，两条春山似的柳叶眉，一双秋水无尘的杏子眼，鼻如悬胆，唇似丹朱，莲脸生波，胜似天仙下凡。公子不好意思，忙转身进屋，但忍不住隔着门帘缝往外看。



71. 女子进房后，将门上的布帘高高吊起，然后把椅子挪到当门坐定，不烟不茶不语，呆呆地只向公子这间客房瞅着。



72. 公子一连偷看了几次，都是如此。当下公子狐疑满腹，这女子难道是华忠说的什么给强盗作眼线、看路的婊子？她究竟要打我什么主意？左思右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

73. 公子一眼看见靠墙放着一个碾粮食的大石头碌碡。心想：如果把这个石头碌碡搬进来顶住房门，不管你有大能耐也休想进屋来。



74. 公子于是对那跑堂的说：“把那石头碌碡搬到屋里来！”跑堂的吓得半晌才说：“那石头少说也有三百斤，地下还埋着半截，不成……不成……”



75. 安公子却不依不饶。跑堂的见公子执意要搬石头，于是喊来数人，挖的挖、刨的刨、拿绳的、抬扛的，围着石头摩拳擦掌，一时热闹非凡。那石头却丝毫不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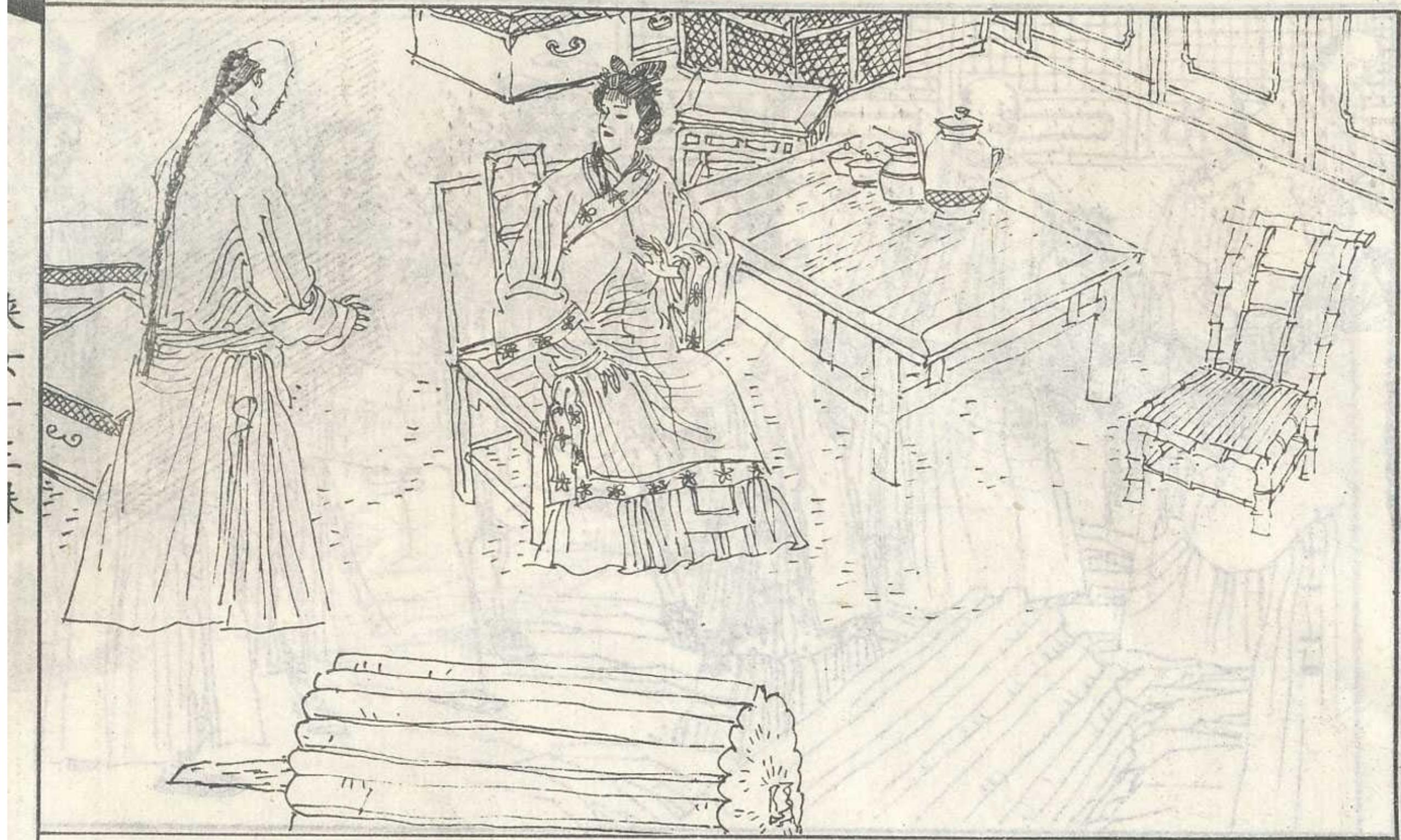
76. 那女子见状，款款来到跟前，瞧了瞧那二尺多高，约三百斤重的石头。只见她两腿微弯打桩，两手扣住石头只一撼一推，顺势轻轻地就提起了石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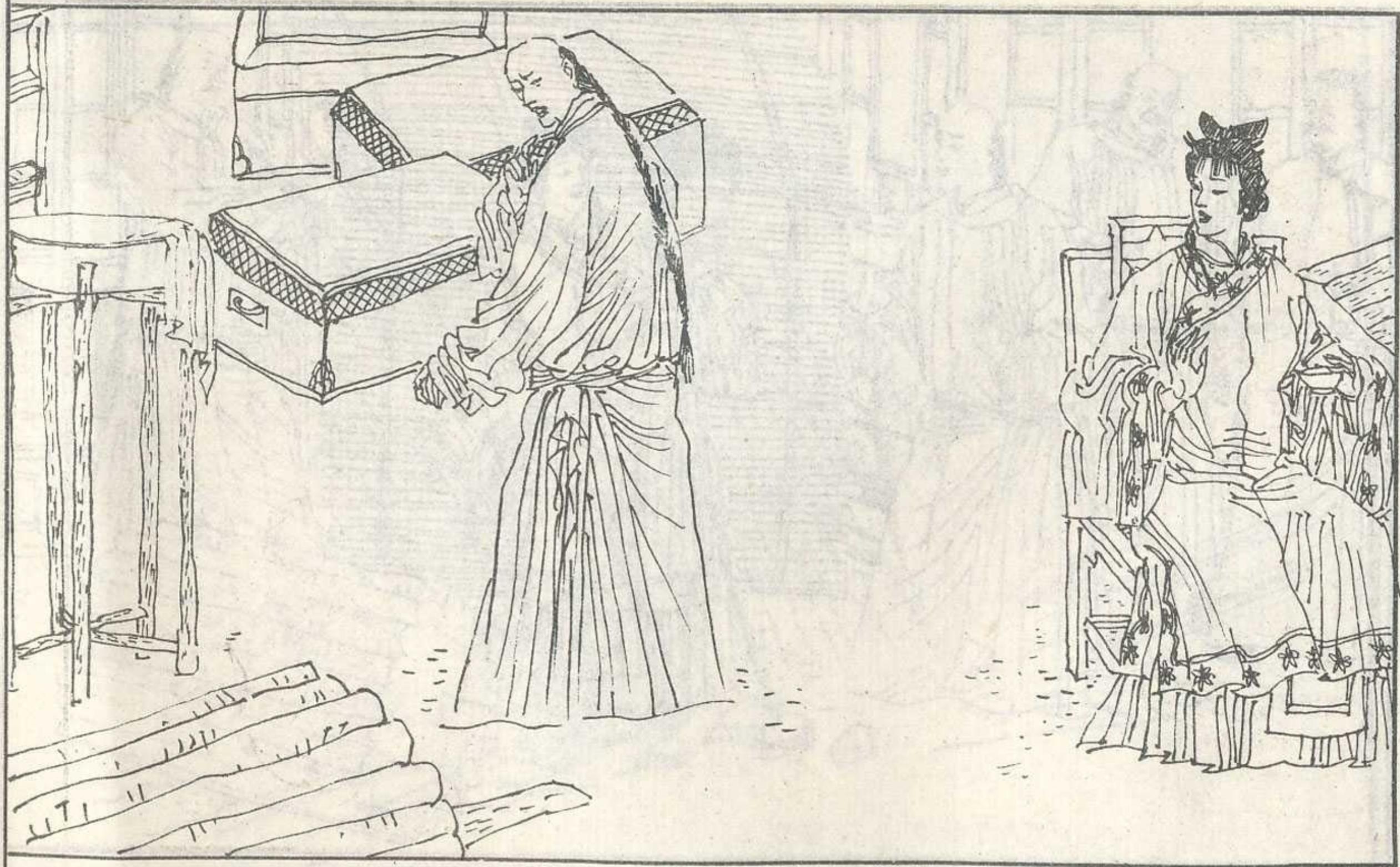
77. 众人见状齐声喝彩，唯独安公子更加难上加难：这女子这等功夫，要拿谁的银子或性命，直如探囊取物。自己如何能对付她？急得公子满院子乱转。



78. 而那女子提着石头满面春风地对公子说：“尊客，这石头要放哪里？”羞得公子满面通红说：“屋里，屋里。”那女子跨门进屋，轻轻放下石头，面不红，心不跳，气不喘，众人无不诧异。



79. 那女子轻轻地弹去身上的灰土。挪张椅子自行坐下。她见公子那惶惶不安的神情，反客为主地说请公子坐下。弄得公子进退不成，哭笑不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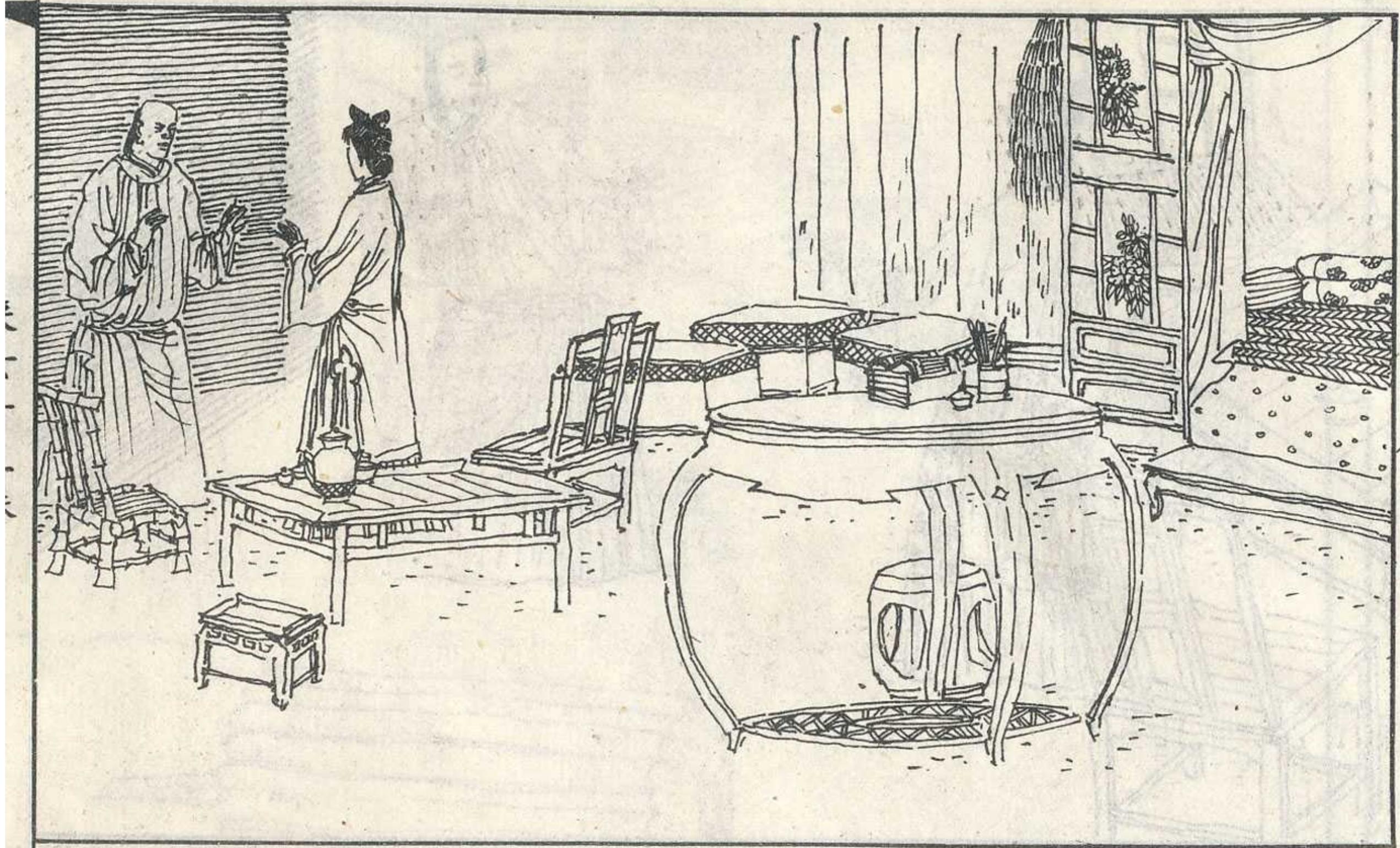
80. 公子刚坐下,那女子又询问公子的姓氏居地,为何孤身上路,搬石头进屋有何用?公子支吾了半天,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。



81. 不想那女子冷笑一声，单刀直入地说：“那三千银子，你一个文弱书生能扛得起、护得住吗？”公子听后倒抽一口冷气，吓得闭口无言。



82. 公子心想：“不想这人把我的由来，银子数目一一了解，武艺又如此高强，即使她是大盗歹匪，又奈何得她？”



83. 事到如此，公子一横心干脆把父亲的生平和今日的冤案，自己为救父难抛下功名、变卖家产，以及旅途的曲折，源源本本对那女子哭诉了一场。



84. 那女子听罢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热泪滚滚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公子，我定要保你人财无恙，父子团圆。但我还有件小事要办，得先告辞一步。”



85. 说罢欲行，又返身对公子说：“你那两个骡夫回来，无论他讲褚家怎样回话，你都要等见了我的面再动身，切记勿误！”说罢骑上驴儿，一阵电闪星驰，不见人影。



86. 公子正在呆望时，两个骡夫回来，谎称褚一官在家等公子，催公子快上路。公子本是个不通世事的人，经不起骡夫的花言巧语，把刚才那女子的话全抛在脑后，竟自上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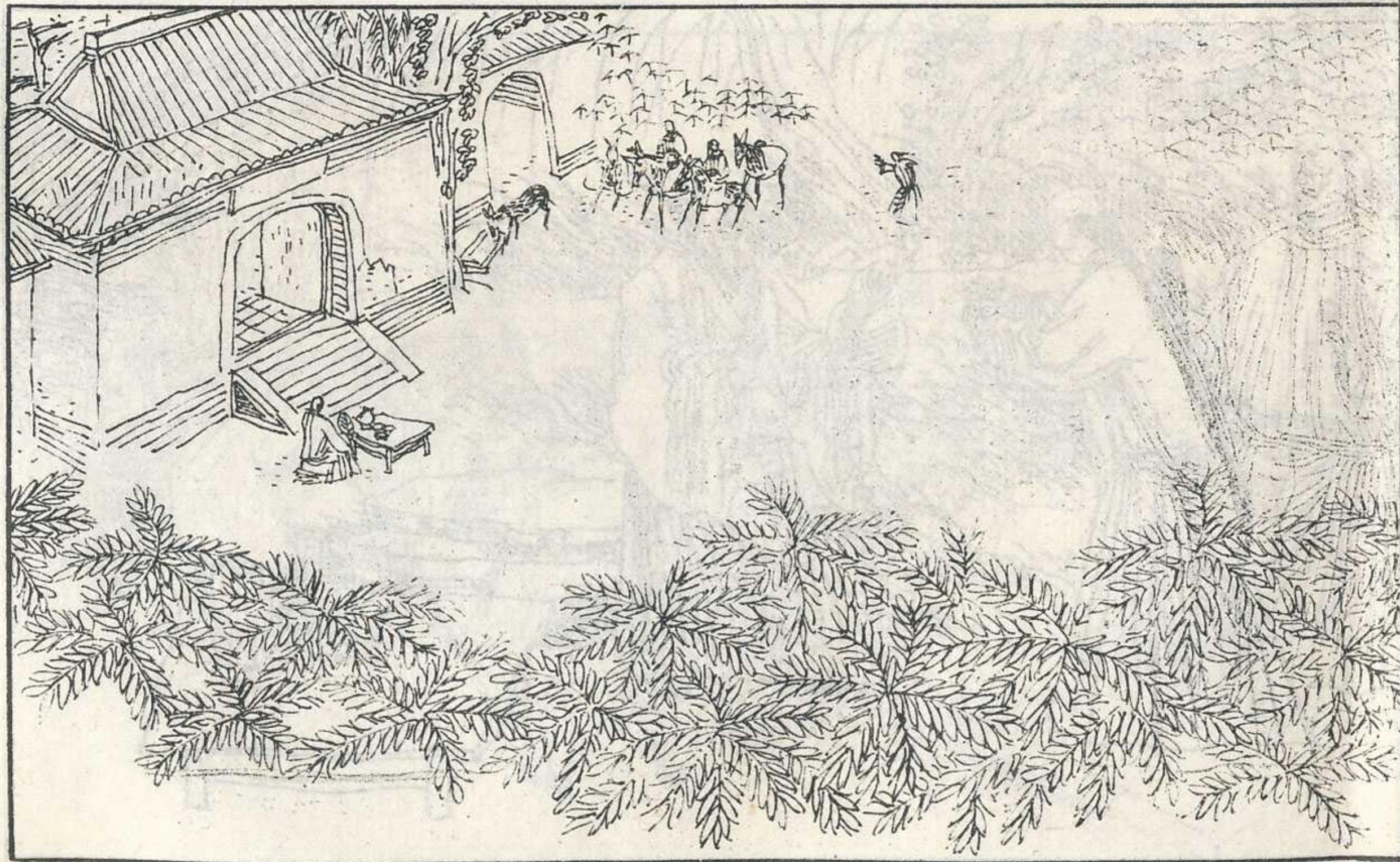
87. 那女子与公子素不相识。只因她是一个侠胆柔情的豪杰，路过岔道口时，正巧听见骡夫在商议谋取安公子性命与银子的勾当，不禁怒火中烧，动了拔刀相助之心，才有了刚才的一段故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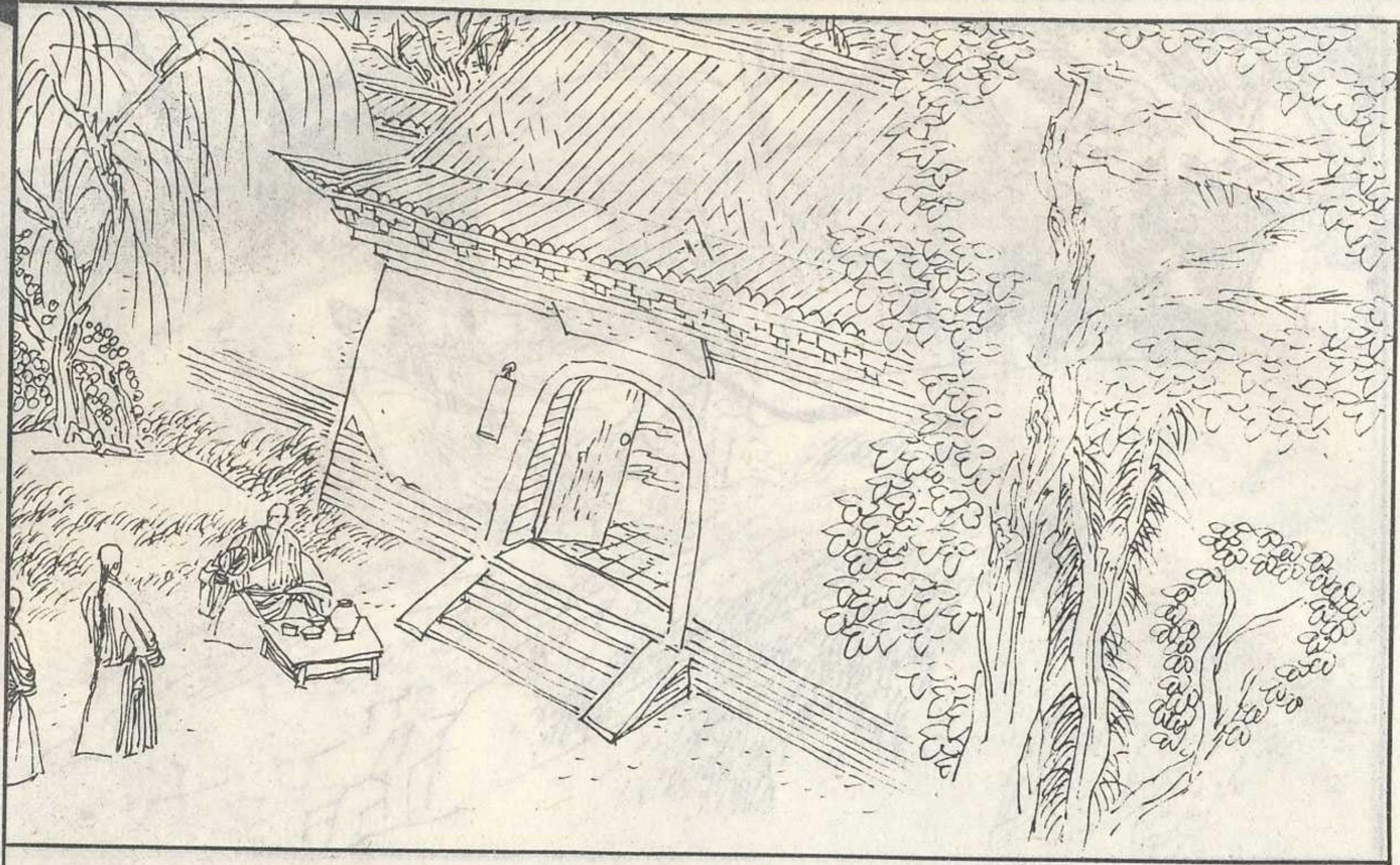
88. 骡夫引着公子从岔道口山后绕上黑风岗。一路不见人烟，尽是乱石崎岖的小道。白脸儿狼见时机已到，向傻狗使了个眼色，便向安公子猛扑过来。



89. 不想只差一步远时，那骡子忽然发炮似的一闪，把个白脸儿狼掀将下来，兀自狂奔。原来是一只受惊的猫头鹰撞在骡眼上，痛得骡子撒退就跑。



90. 那驮骡是恋群的，见一个狂奔，那三个也跟着跑。摔在地上的白脸儿狼也顾不了伤疼紧赶慢走，昏头昏脑地一直赶至一座大庙跟前，那骡子奔向庙前饮马槽饮水去了。



91. 安公子下骡一看，见是一座破败不成模样的大庙，庙檐下“能仁古刹”几个字还依稀认得出来。东边门墙上挂着一块木牌“本庙安寓过往行客”。有个老和尚在这冷落荒凉的大庙前摆摊卖茶化缘。



92. 公子施礼问道：“到二十八棵红柳树还有多远？”老和尚说：“远哉，施主绕道了！”公子正要问话，只见白脸儿狼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不值甚么，咱们再绕到岗上，一下岗就快到了。”

中国四大古典侠义小说

侠女十三妹·绘画本

原著 文 康

改编 笃 初等

绘画 戴友生 武凯军等

---

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湖南省岳阳印刷厂印装

---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1.75 字数:80,000

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7-5414-1184-1/I·90 定价:13.40元